橄欖

OLIVE

22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爲虧欠，因爲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評「是非黑白」的倫理觀

導言

《是非黑白》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新書，包括十篇倫理問題論文，大部份是中神講師的作品，多少反映福音派教會的風格及看法。其副題是《今日基督徒與倫理問題》。全書共一百七十八頁，售價七元八角，由天道書樓聯合出版。

全書分三部份。根據編者序：「首部份論及基督教倫理的本質……第二部份論及舊約倫理方面的疑難……對世人反對舊約倫理的理由作一鳥瞰，歸納爲七大類，然後逐類提出反駁。……（是非黑白）刻意討論舊約的三個難題——分妻制度，滅絕敵人和亂倫。……最後的一部份是關乎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嚴格來說，除了《舊約的倫理》一篇譯文外，其餘九篇都不算是論文，而是中神在一九七六年主辦的「基督徒與現代倫理研討會」的講稿。該次研討會，如同中神一般的活動一樣，是以高中程度以上的信徒爲對象。所以《是非黑白》也是適合這階層的讀者。

該書的華人作者——蔡元雲、鄺炳釗、馮蔭坤、余達心、周永健、陳喜謙等，都是知名的福音派青年學者，在學生福音工作、在華福會，作出不少貢獻。他們的另一共通點，是受過美國神學訓練，而且都是來自那邊著名的保守派神學院——美西的福樂，美中的三一及惠敦，美東的西敏。文內不少引述，都是來自美國。

華人教會一向對倫理十分關注，但總是在講壇上表達，偶用文字，亦是教導式而不是討論式的進行。在筆者記憶中，近年來除了浸會唐佑之在這方面有著作外，《是非黑白》可算是唯一在書室中見到的作品。所以《是非黑白》是值得歡迎的。筆者選擇這本書來評論，也是希望與作者們對話，引起教會對倫理問題認眞研究的興趣。

該書的另一好處是比較開明，能容納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這是指余達心及周永健的兩篇有關死刑的文章。前者反對死刑，後者則以爲死刑是應該執行的。編者說明「當基督徒應用聖經原則，對聖經沒有明文論及的問題加以探索時，是會面對困難的，而結論可能是會有分歧的，所以在這類研討中，作者的意見不能代表中國神學研究院整體的立場。」這是很清楚了。不清楚的，是編者是否在這句話中宣佈，《是非黑白》其他沒有分歧的結論，便是代表中神的整體立場。若是的話，這本書便更有代表性，更值得詳細分析。

思想方法

就思想方面而論，《是非黑白》也表現了着實的傾向。蔡元雲在第一篇文章《基督教倫理的特色》內，指出基督徒應正視倫理問題，方法是「先探討問題，認識聖經立場，再憑聖靈的能力去實踐。」換句話說，即是認識世界眞象，繼而尋求及實行上帝的旨意。這是很好的方法。余達心在《死刑》一文中，更清楚地引申這種做學問的方法。他說，「神的命令不是在眞空裏頒佈的，乃是在人活生生的實際生活情況中頒佈的。……爲此，我們不妨把一般性的探討作爲聖經立場探討的初階。」處理基督徒倫理問題，這態度比演繹法更有根據。

鄭志標

然而，《是非黑白》的作者們並沒有很有意識及一貫性地實行這方法。他們在「探討問題」或「一般性的探討」方面表現得很弱，沒有為「聖經立場的探討」提供一個着實及清楚的範圍。這毛病特別出現在該書的第三部份「基督徒生活的倫理」。周永健在《基督徒對死刑的看法》一文中，先論「香港社會與死刑問題」，後論「聖經的教訓」，最後結論「總括來說，死刑是應該執行的」。周氏並沒有忘記「一般性的探討」，但他的「一般性的探討」，只包括一些罪案數字及贊成及反對死刑的一般理由，完全沒有深入的了解。香港司法及執法制度的眞象，周氏沒有涉及。已被證實的寃獄事件，周氏沒有提出，似乎完全不知道這些黑暗事實的存在。只讀聖經，不理會社會黑暗的事實，就是當神的命令是在眞空中頒佈的。在這種情況下，「有足夠聖經教訓支持死刑」，並不等於「香港基督徒應該贊成死刑」。基督徒可以同意死刑有聖經根據，但反對在香港執行死刑，這兩者亦無矛盾。若對實況缺乏深入了解，聖經學者只宜析經，不宜教導。

上述的缺點，余達心的文章稍有改善。就死刑立場上，余氏看到實況的重要，他問「一個不服在神權下的社會到底有沒有資格去坐在神審判的位置上作絕對的審判。」因為他有這角度（還有其他聖經因素），他認為我們應當愼重考慮廢除死刑。然而余氏對香港實況還是不夠認眞。上述的顧慮是以問題方式提出，而且是一般性。另外一句相同說話：「現代人的司法公正極可能已遠離神所訂定的司法公正」，也是以「可能」形式出現，減弱了說服力。

探討的範圍

除了兩篇有關死刑文章外，《是非黑白》探討的範圍，差不多完全局限在性及物質所引起的個人倫理問題。範圍相當狹窄。一方面，這是與文章來自一個硏討會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者的關注範圍。編者在序中承認「基督徒的倫理還涉及很多其他的問題」，但她所擧出的例證，「如在某些情形下墮胎可以准許嗎？基督徒應否參加戰爭等」，也並未能突破個人品行的範圍。至於集體性也是今日十分切身的倫理問題，如貧窮、社會衝突、政府的權限、人權的保障，則完全被忽略了。其實，作者們不是不知道「社會的集體罪行」這回事。尼希爾（REINHOLD NIEBUHR）被引用兩次。但也就此而已，沒有給予任何實質上的考慮。《是非黑白》的倫理觀，基本上並不包括對「集體罪行」的理解，其範圍脫離不了安樂穩定象牙塔式的中產階級高級知識份子的小圈子。

聖經的教導

福音派學者在其寫作中，重視突出章節的聖經根據。《是非黑白》的作者也不例外。然而，他們引用經文的過程中，往往表露很強的選擇性，缺乏整全平衡的處理。當然，從事學問工夫，資料選擇是必須的。但這選擇性也有限度，超過限度便成偏見。《是非黑白》中最

明顯引用經文最爲偏差的情形，出現在第一篇文章，就是提綱絜領的《基督徒倫理的特色》。作者認爲基督教倫理是愛的倫理。而愛的特色之一是強調責任，作者隨後寫出下面的一段：

> 「聖經上說做丈夫的要愛妻子，再加上一句要爲她捨己；妻子要愛丈夫，切莫忘記順服；子女對父母的愛也包含了孝敬與順從；僱工對僱主有責任要盡忠職守（弗書二十二：6／9）。人際關係要以愛來維繫，而這愛是不能與責任分割的。聖經強調信徒對他所做的事要負責任（出廿一：28/32）；在工作崗位上要盡責（帖前四：11/12）；對軟弱的弟兄要負責（羅十四：13/21）；對當權的也當負責（羅十三：1／7），更要對神盡責（太廿二：37）。

上述一段文章引用了很多聖經，其中有關夫妻父子的相互責任，引述得很完備。但有關僱工僱主的責任，人民與當權者的責任，却十分不平衡。作者引述弗五：22/六：9，正確地指出僱員對僱主有責任，但很奇怪的，他却完全忽視了僱主對僱員的責任。使徒保羅沒有忽視。他在該段經文中，就是六：9，很清楚說：「你們作主人的待僕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嚇他們，因爲知道他們和你們，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並不偏待人。」爲甚麽作者引經據典，只叫僱員向僱主負責，而不像保羅一樣也叫僱主向僱員負責？同樣的，作者引羅馬書十三章，叫基督徒向當權者負責，而不引啓示錄十三章，指出順服政治勢力的危險。以上的批評，多少說明中神作者在嘗試表達他們對倫理問題的看法時，未能一貫地反映較整全的聖經看法，只反映了他們自己的社會及經濟階層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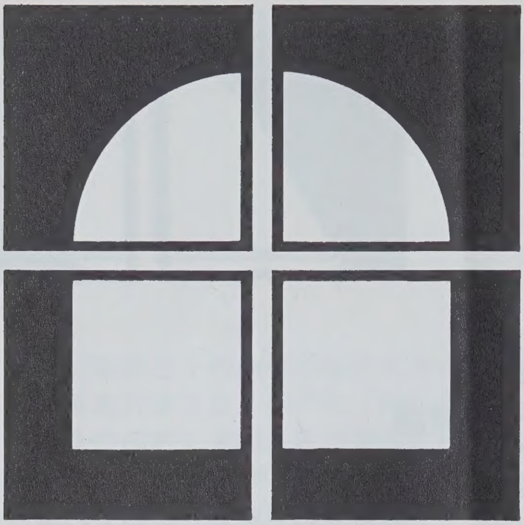
總論

總括來說，《是非黑白》討論了一些個人性的倫理問題，反映了香港教會傳統上的關注，但沒有擴濶教會的倫理視野。好些對今日香港及亞洲華人教會挑戰甚烈的問題，社會的貧富不均，階級的衝突，人權，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都沒有涉及。《是非黑白》所關注的，是個人在教會、在家庭、在私生活中如何作一個基督徒。至於在工作中、在社會中、在今日經濟政治的實況中如何作基督徒，如何作教會，則是該書的範圍以外了。

最後，筆者重申歡迎《是非黑白》這本書及這類書籍。希望中神繼續在這方面下功夫。本人對作者的建議，是進入社會，聽貧窮人說不出來的歎息，掌握香港實況的理解。不過有時我有點懷疑，到底像中神般的福音派能否眞正處理與經濟政治因素有關連的倫理問題。《是非黑白》作者之一的馬鴻昌說得好：「個人身受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政策所轄制。生於斯時的基督徒，應如何把持其倫理原則呢？」《時非黑白》沒有回答馬氏的問題，希望下一本書會向這方向走。寫到這裏，不禁渴望香港其他的神學院學者，都把他們的學問像中神這樣的公諸教會。在倫理問題上，崇基信義等神學院的傳統，應有一定的貢獻。

（轉載自「信息」雙月刊）

○ 馮煒文



評「是非黑白」

——今日基督徒與倫理問題

前言

書名：是非黑白——今日基督徒與倫理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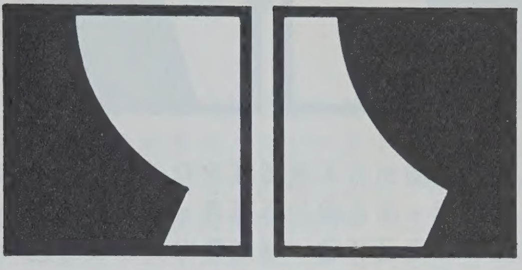
出版：中國神學研究院，天道書樓

日期：一九七八年八月初版

本書輯錄的各篇文章，大多曾在七六年間，中國神學研究院先後兩次舉辦的基督徒倫理研討會內發表；只有一篇例外。全書共分三大部份，每部份都環繞一個主題討論。

基督教倫理的本質

首部份以「基督教倫理的本質」爲中心，其中三篇的文章都討論基督教倫理的基本特質。在這部份裏，經常提及的一項特質就是——「愛」。蔡元雲醫生以「愛的理論」來代表「基督教倫理的內容」（18頁）；卡爾亨利博士亦強調保羅在林前13章與加5章將「愛」放在最首要的位置（27、29頁）；而馬鴻昌博士也形容愛是「超乎一切，萬有之本，並爲基督徒倫理的頂峯」（41頁）。三位作者一致認爲：基督教所談的「愛」，其意義與今天許多人的理解和運用均大相逕庭；三位作者也花了不少努力，意圖分辨出基督教的「愛」與其他種類的「愛」。可惜，我們不能不指出，他們的努力並未有清楚界定基督教或其他種類的「愛」分別的本質。



什麽是愛

蔡醫生表示「愛這個字在現代已被濫用到連定義也含糊不清」（18頁），這句話十分正確。我們讀到這裏，很自然會期望接下去作者能解釋甚麽是「愛」，然後再從不同的「愛」中界定甚麽是基督教的「愛」。可是，我們失望的發覺作者完全不提「愛」的定義，便進而討論基督教的「愛」的特色。他指出基督教的「愛」是負責任的，不能與責任分割；再者，這愛是實踐的，與社會關懷有密切關係（18至21頁）。然而，正如蔡醫生自己所說，我們的困難乃在明白「愛」是甚麽，清楚「愛」的意思；沒有解答這問題，却討論「基督的愛」，只會浪費時間心機。試想假若有人不知道錢幣是甚麽，我們告訴他一枚五角錢幣本身具有三角錢加兩角錢的價值，並不能使他明白「錢幣」的意思，更遑論「五角錢幣」的意思。同樣，我們說「基督教的愛」與責任和關懷社會有關，並未能使我們明白「愛」是甚麽，更不明白「基督教的愛」，或上述所提這愛與責任和關懷三者之間的關係是甚麽的關係。

卡爾亨利博士指斥提倡「處境倫理學」的人，在已呈混亂的道德情況中只有帶來更甚的混亂，因爲這些人單標榜「愛」而不強調原則（26頁）。其後，許道良博士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提出相類的批評（128頁）。他們二人都認爲基督教的愛與原則或律法有緊密關係；他們亦同時引用保羅在羅13章所說：「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來作支持。不過，這也沒有解決基本的問題，最重要的「愛」字仍缺乏定義，「愛」的性質也未有闡釋。由是，我們很難明白這種與原則和律法有密切關係的「愛」是甚麽樣的「愛」，也無法明白這是甚麽樣的「關係」。

不同種類的愛

亨利博士又試圖辨別基督教的愛（希臘文「神愛」一字）與浪漫或包含佔有的愛（希臘文「私愛」一字）。他稱後者爲「一種爲自己有所圖謀、爭取的愛；施給人的時候是希冀從對方得到一些東西來塡補自己的缺陷、滿足自己的需要」（26、28頁）。在這裏我們同樣找不到「愛」的定義。不過，更嚴重的還是亨利博士顯然誤解了浪漫主義的愛。原本浪漫的愛是極溫柔和無我的。自私並不出自浪漫的愛本身，而是因爲它退化和被歪曲了。亨利博士繼而指出基督教的愛是「施出的愛，是向外伸展的愛，不是爲自己圖謀的愛」（30頁）。在這裏「愛」字又出現在定義之中，本身仍然未獲解釋。

亨利博士無疑也有嘗試避免在解釋「愛」的定義裏使用「愛」這個字眼。他表示「愛」

是將自己施出而不是要謀求自己的利益（29頁）。不過，這定義並不完善。有人犧牲自己、完全不顧自己利益，可能是出於痛恨自己，或是出於冰冷漠然的克制；如保羅在林前13章所指，有人可以「將所有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却沒有愛」。再者，如果基督教的愛等如不顧自己的好處，那麽，基督將最大的誡命後半總語爲「要愛鄰舍如同自己」又作何解釋呢？亨利博士最低限度也必須分別出不同種類的自我犧牲和捨己，才可以適當地循着上面他用的途徑來解釋「愛」。不過，他似乎未有這樣作。

最後，有人向亨利博士追問「愛」的定義時，他解釋「愛」（大概所指乃「基督教的愛」）是「施出自己，向不配得的人施關懷」（34 頁）。我們已提過把愛解釋爲「施出自己」的毛病所在，同樣，以「愛」爲關懷也有不妥之處。甚麽是「關懷」？這名詞同時需要定義。亨利博士在這方面沒有給我們任何提示。

馬鴻昌博士也稱基督教的愛是「最徹底的愛，是絕對的愛，寧冒單獨的痛苦，在任何的情況下，都持守絕對愛對方的態度，不管人是否愛我，不計較任何報酬，付出絕對的代價，將一切放在祭壇上，爲對方献上完全的愛」（41 頁）。我們又再次在「愛」的定義中找到多個「愛」字，却完全找不到「愛」字本身的意義。雖然馬博士修辭秀麗，但一如蔡醫生和亨利博士，他仍未能幫助我們瞭解「愛」是甚麽，或更具體點說：「基督教的愛」是甚麽。

個人與團體倫理

馬博士「基督徒、教會與社會」一文的第二部份也值得詳細討論。他強調清楚分別所謂「個人倫理」和「團體倫理」是十分重要的；過去我們過份偏重前者而忽略後者的重要性。據馬博士認爲，「團體」也可以好像個人一般，成爲道德或不道德行爲的主角或推動者（43至46頁）。他甚至列出圖表來說明「個人」、「團體」和「事物」三者在道德上的相互關係（43頁）。不過，我覺得馬博士這樣把「團體」形容爲道德行爲的主體，很容易導致誤會。所謂「團體」，並非擁有本身獨立的人格，超然存在於組成「團體」的個別成員之上。其實它只是個別的人，因着共同感受、習慣、思想方式及背景，集合而成的一種組織。我們不能將「團體」看成像個人一般的道德主體來描述「它」怎樣行動，除非是運用象徵筆法（對這一點弄不清楚是非常危險的）。假若我們要有意義地表達，那麽當我們形容某「團體」怎樣作的時候，其實意思是指在這「團體」中的個別成員，一致地怎樣作。我們指責某「團體」行爲醜惡，實際上也是說（除非我們想胡言亂語）：這「團體」中的個別道德行爲主體共同作出醜惡的行徑。我們評論社會不道德時，如果我們不是誤信「社會」是一種超然的道德主體，具有其獨立人格的話，其實也等於評論組成社會的全部或大部份個別成員爲不道德。

由此看來，馬博士所謂「團體倫理」（似乎「團體」是一個超然的道德主體，凌駕在組成這「團體」的個別道德主體之上）其實是不存在的。基於這錯誤的前題，馬博士又錯誤地主張對「個人倫理」作出道德上的判斷容易；但對「團體倫理」則困難。試想一黨匪徒經過事先密謀，然後將一名老婦打至半死，搶去她畢生積蓄，我們一定立即唾罵如此無法無天的暴行，而不必理會兇手是一人單獨行事抑或多人串謀。匪黨是由個別匪徒組成，我們譴責他們一黨人犯罪，亦即是說他們每一個人（有道德責任的主體）集合一起去犯罪，馬博士及後又認爲批評「團體」所用的道德性詞彙，和批評「個人」時在意義上是有分別（47頁）。這一點也值得商榷。因爲我們以道德性的詞彙來形容「團體」時，其實並不代表「團體」本身

爲一超然的道德主體，乃是指着組成這「團體」的個別道德主體而言。所以，像「好」、「壞」、「正義」和「不義」等道德性詞彙，無論是指「個人」或「團體」，都只表達相同的意思。它們只能形容一種道德主體，亦即個別的人，而不用理會這些人是單獨或集合地行事。馬博士舉出的例，若加以更清楚分析，便正好反駁他自己的論點。一班資本家基於自私心作祟，漠視他人死活，影響立法局訂出損人利己的法律，我們斥之爲醜惡自私，其實是指他們個別每一個資本家聯合一致的所作所爲醜惡自私。在這裏並沒有一超然的「資本家」在個別資本家之上，讓我們以同一道德性的詞彙，却含有不同的意思來形容它。

團結？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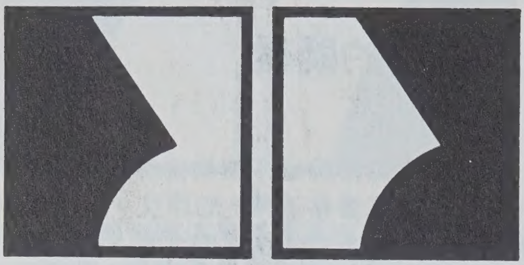
也許馬博士在這堆過份複雜，又容易引起誤解的文字裏，眞正想指出的是：團結就是力量；爲正義目的而聯合行動較分散無組織的個別行動更爲有效。這無疑是眞的。我們自小便在不同情況下學懂這個道理；教會也從開始已體會並實行這原則了。可是，我們必須警覺聯合行動內在的危險。聯合行動通常是指爲求達成目標而採取劃一的行動。既說「劃一」，便不會容忍個別良知有不同的見解了。共產主義與西方工會組織在這方面已給予我們不少教訓。馬博士抨擊某教會的領導人不公開以教會名義指責一位犯罪而有財有勢的會友（48頁），假設在這事上，部份領袖和會友主張公開譴責，然而其餘的人經過許多禱告，仍反對這樣做；試問贊成的人能強加自己的意見於反對的人身上嗎？馬博士又談到娼妓問題（50頁）。有些基督徒會贊成娼妓合法化，但有些則無疑會堅決反對。雙方應該以教會甚至基督的名來宣揚自己的見解嗎？不少類似的社會政治事件，其複雜程度令基督徒不可能達成劃一的意見；在此情形下，我以爲局內人要小心，別強加自己意見在持不同看法的人身上，也不要妄用教會或基督的名，使人誤以爲反對者乃反對基督或教會。我們主張教會在這些事件上作聯合行動時，不可不牢記這一點。

舊約倫理的疑難

本書的第二部份以「舊約倫理的疑難」爲題，其中包括威廉格連博士的譯文，及鄺炳釗博士與馮蔭坤博士合作撰寫的文章。兩篇文章旨在指出：舊約聖經所描述的神，是完全、公正和慈愛的一位；儘管驟眼看來或會獲得不同的印象。以色列人宣稱爲遵照神的命令而進行的毀滅式戰爭，許多人都覺得不妥，因爲這命令吩咐要把征服的民族全數殺光，不論男女兒童甚至嬰孩（有些情形更包括牛羊和驢等牲畜）——見民31:7–17；申20:13–18 ；約6:21–24；和撒上15:39。公義和慈愛的神豈會命令這樣的行動？三位作者都認爲這是有可能的，因爲正是在這些行動裏神彰顯了祂的公義與慈愛。格連博士認爲由於「要遭滅絕的諸國的巨大罪惡」，神的命令是公正的（72頁）。鄺博士與馮博士也支持這論點（104至105頁）。格連博士進而指出這命令也是慈愛的，因爲滅絕政策可以避免鄰國受道德上的玷染墮落，這事對以色列尤爲重要，因爲彌賽亞要由他們當中而出，爲全人類帶來祝福（73至74頁）。其餘兩位作者也持相同見解（105至106頁）。

滅族是否公正

滅絕全族究竟是否公正的行動？根據我的良知，並我從整本聖經所獲得的亮光，似乎逼使我作出否定的回答。就我們所知，這些被滅的民族罪惡滔天，但都是屬肉體的罪惡；還有其他如驕傲或虛僞的屬靈的罪，表面看來沒有那麽駭人，却在神眼中看來，其嚴重性和對人靈魂的侵害程度何止百倍。耶穌對稅吏與妓女友善，但對法利賽人則嚴厲。即使我們接受將族中所有成年人消滅是公正的，殺戳小孩和嬰兒可是公正的嗎？格連博士辯稱因爲他們屬於有罪的家庭，故此被殺仍是公正的（74頁）。可是，這說法似乎與神對以西結所說的明明矛盾：「你們在以色列地怎樣用這俗語說：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華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們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這俗語的因由。看哪，世人都是屬我的，爲父的怎樣屬我，爲子的也照樣屬我。犯



罪的他必死亡。」（結 18:2 至 4 ）不錯，正如格連博士所提，神也容許天災不分好歹的毀滅整個國家（72頁），但自然界的運作乃非人性，不具判別能力的，神未有賜予地震、暴風、海嘯思想辨別的頭腦；不過在人來說事情就不同了：他們可以思想和分辨。其實在某些情況下，好像喇合（約 6:25 ）便被分別出來了。應該分辨而又可能辨別的場合，以懲罰爲名去消滅全族人的行動，我以爲必須視之爲不公正。

危險的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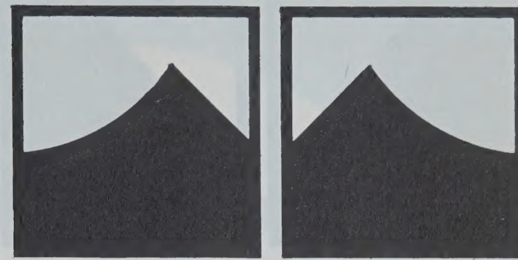
這行動是慈愛嗎？對被殺死的人已絕非慈愛了。因此我覺得「對其他人來說是慈愛的」這說法對問題於事無補。三位作者都將被滅之民比作毒癌（ 74 、 106 頁），其實這樣比喻法十分危險；因爲毒癌只是一塊肌肉，可是遭殺絕的都是人，他們都和我們一樣有思想和生命，都有盼望、恐懼、歡樂、痛苦和親情。要說像外科手術般除掉他們，只表現了極端的冷酷。

在這兩篇文章內還有許多值得批評討論的地方，限於篇幅只能割愛。在這裏我最後想澄清我的立場：我不認爲神乃不完全、不公正或不慈愛；這樣的信念是在邏輯上不可能的，正如不會有圓形的正方形一樣。我以爲舊約的一部份包含在某些方面對神不完全或錯謬的認識，因而需要更完備的啓示，不單爲完成舊約，更是積極地改正舊約。這些不全的觀念要讓我們獲得教訓，因此我們不用像三位作者那樣替其文飾；也不應像某些狂熱兇狠的人去效法其中所爲。讀者想要更清楚我的看法，可以閱讀 C.S. LEWIS 所著 REFLECTIONS ON PSALMS這本書。

基督徒生活的理論

處境倫理學的批判

書中第三部份主題是「基督徒生活的理論」，包括一篇討論「處境倫理學」的文章，兩篇關於死刑，及性倫理和基督徒事奉各一篇。許道良博士就「處境倫理學」有很清楚的介紹及批評，只可惜他的文章有兩個缺點。第一點在前文已提及，也就是許博士未有眞正剖析「愛」和「基督教的愛」的本質；單談「愛與眞理是分不開的」（ 128 頁），對根本不明白何謂愛的人是毫無意義的。他又批評處境倫理學者鼓吹爲家庭安寧而離婚，而離婚本身已否定了愛，因爲「愛是聯合的而不是分離的」（ 128 頁）。可是，離婚爲甚麼，又怎樣否定了愛？文中未見提及。其實「愛」也並非單爲聯合，有時候「愛」的確會導至分離的，就如我們將孩子與一個精神不健全的母親分開。處境倫理學者會問：「愛的目的豈非爲被愛者的安寧和快樂嗎？假若在一宗沒有孩子、也無法挽救的婚姻上，離婚確是唯一帶來安寧快樂的途



徑時，這豈非乃愛的表達？」除非許博士清楚道出愛的眞正本質，不然的話，他又怎能回答上述的問題？怎樣指出處境倫理學的謬誤？

第二點，許博士忽略了處境倫理學者對所謂「極端情況」的處境，雖然這方面乃文章的主要論據。在回答問題時，許博士以韓國一位勇敢的女孩爲例；他所表明的立場是：在任何「極端情況」中，都應一成不變的遵隨原則，將事情的結果完全信賴神。不過，在納粹政權下，人們應該向秘密警察招供猶太人藏匿之處嗎？恐怖份子藏有一枚原子彈，計劃毀滅全市，只有謊話可以向他們套取消息時，許博士會力勸人不要說謊嗎？我不知道許博士對這些「極端情況」提出甚麽答案，這也正是我不滿意的地方。要對處境倫理學作有效的批判，就必須能夠提供可行的非處境倫理學的解決「極端情況」方法。許博士似乎未能這樣做到。

死刑問題

對於討論死刑的兩篇文章，基本上我贊同周永健博士的論調（雖然未必在細節上完全同意），而反對余達心先生的立場，因此，我想集中討論余先生的文章。就他的文章我會提出四點來評論：第一點最使人大惑不解。余先生認爲死刑是「絕對」的判決；人本身先得絕對公義，才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決，而正因爲我們全是罪人，都在神面前顯爲不義，所以我們沒有任何人有權作出「絕對」的判決（138頁）。余先生未有解釋「絕對」的判決，其中「絕對」一詞意何所指，但從上下文讀來，我想「絕對」是指「最後」或「終極」之意，也就是說，除此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審裁和判決。如果這是「絕對」的意思，那麽我便不同意死刑是「絕對」；因爲在人所判的死刑以外，肯定還有神最後，至終、永恒的判決，也唯獨祂有權如此判決。再者，我不認爲人必須在神面前絕對公義，才可判決另一個人的死刑。常理或聖經或教會傳統權威也從沒有這樣假定。若按常理來說，我以爲人在墮落後既仍保留生育的權利，那自然地他也有權在合法條件下終結生命。況且，與神的創造和永世中的審判比較，生育或死刑都不過是「相對」的過程而已。余先生顯然不能在這點上建立起他的立論。

第二點，余先生認爲死刑是剝削了死囚彌補錯失的機會，而我們並沒有權這樣做，所以死刑不應存在（137–138頁）。然而，殺人犯會否彌補他的罪過，全在乎他對自己的罪是否悔恨。假若他無心悔改，縱然不斷有無數機會給他改過自新，他仍必然頑梗如初。在這情況下，余先生會同意執行死刑嗎？

第三點，余先生主張刑罰的觀念若要符合聖經，尤其是新約的教訓，必定要包含對受罰者「改造」的意義。由於死刑排除了「改造」的內涵，因此它不合聖經（146–147頁）。循此推論下去，余先生也應視地獄及永刑的思想不合聖經了，因爲它們也明顯排除了對受咒詛着改造的可能。未知余先生可準備作這大胆的假設？如果不是，則他的論點便不成立了；如果是，則這問題便需留待由聖經學者來回答。

最後一點，余先生認爲死刑無疑是宣告生命不值得重視（141頁）。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因爲我們尊崇生命無價，謀殺才被視爲殘暴的罪行，其殘暴程度之甚，要把殺人者的生命照樣褫奪，才是相稱足夠的刑罰。一個人維護執行死刑，其實是向所有人宣告：生命是重要、值得尊崇的。

正確的性倫理

對於蔡醫生「現代性倫理問題」一文，我只想討論其中一點。許多基督徒對性方面的問題仍覺尷尬或難於啓齒，認爲是羞恥的事；蔡醫生對此表示遺憾。他促請我們去掉這些「清教徒式」對性的反應態度，在他看來，性是神的傑作，是神視爲「好」並「當尊重」的事（162頁）。蔡醫生的論調其實乃響應了越來越多福音派基督徒及作者在性這問題上的態度。目前我們常聽聞一些意見，告訴我們不用爲自己性的衝動而覺得羞恥內咎，因爲這是生理成熟過程上正常的徵狀。不過，我却以爲這樣對性的樂觀態度，其實乃源自思想上極嚴重的混淆。不錯，聖經確是指出性是「好」、是神的傑作；但這是指着神原先創造的性而言。我們從墮落的始祖（亞當夏娃）所承受的却是墮落了的性、從根本已歪曲了的性。它是誇張、放縱的；使我們腦子裏充塞着扭曲的形象，驅使我們的身體做出各種羞於提起的行爲。自小孩以至青年和成年，我們所經歷的性衝動絕非純潔和高貴，而是歪曲和誇張的。無怪乎我們會自自然然覺得羞恥，亦因而對性問題感到尷尬及難於開口。這種反應的來由絕不是思想狹窄或不合聖經，反倒是一種好的徵兆，表明一個人的良知並未完全蒙蔽。在這裏且讓我解釋清楚：我並不贊成一些宗教或哲學的二元主義所稱，性的本身是邪惡。我乃是認爲根據基督教的教義，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性，是從前一度極榮美的創作，却已遭歪曲的結果。這不表示我們必須在這事上三緘其口。我們若把自己墮落了的性，帶回神面前祈求赦免和醫治，則很自然會容易開口討論。不過，我們的自由不代表在裏面的性是純潔，反是標明我們不斷被神赦免醫治，要重新恢復性原來的本質。

我對陳喜謙先生的文章沒有甚麽意見。似乎我對本書作了許多批評，但畢竟我以爲對於一些初涉獵基督教倫理問題的人，本書仍有它的價值。

○　龐自堅（李思敬譯）

尋人

請以萬國寶通銀行015544（79年6月17日）支票付款的訂戶速把地址及電話寄往橄欖。

編委會啓

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基督徒從商有感

△我的背景

投筆從商三年半，每天內心都不停想到基督徒做生意之問題，常想坐下執筆，或與人討論，以抒心中思潮，一方面可令自己的思想經隔濾以至清明，另一方面亦可使其他信徒對做生意多一些了解，更可藉別人的回輸（FEED-BACK）幫助自己不致太主觀；事實上此文十分主觀，因屬經理級的商人信徒不多，而肯坦白和有系統地講一下做生意所面對到的問題的更少，所以此文所引起的共鳴可能並不大，但這也可說是鮮爲人所提出的問題，而這篇文章只是筆者個人單方面的感想。

當指某人之感受很主觀時，我們應先了解此人的背景。若要明白筆者對做生意之某些主觀感受，可先了解筆者做生意之動機和背景。我自小在「名校」肄業，對學術及品格之要求甚嚴，家教方面也本中國傳統之美德作庭訓，對守規矩之意念視爲理所當然；十二歲信主後，一直都過着淸教徒般之生活，思想上力求嚴謹；物質需用和享受方面雖不是很富裕也屬中上，所以對金錢也不太重視。中學畢業後赴加攻讀「地球物理」，此科屬「偏門」；雖知家父有意自己繼承其生意業務（紡織、印染、製衣），也不選修「工商管理」，實乃盡量避免銅臭；加上中學時開始愛上古典音樂中之歌劇，使自己更不「似」生意人。

△性質←→態度：

當然這並非說「商家」不可以有信仰理想，不可以有藝術情操，筆者却是指「態度」方面的問題，如抱着此等「超脫」的人生認識、態度和嗜好，對做生意之要求肯定是有差距。

先說生意之性質，（特別指到在香港這個地方）THE NAME OF THE GAME是以最少之成本得回最大之利益，（其實很多其他工作，例如機械工程也以此爲目標。）一個最容易衡量成績的方法就是金錢，（雖然它本來只是顯示經濟情況和交易之工具；）在香港這工商業社會，做生意不離製造業，貿易和服務。開設一間工廠，僱請工人，配合器械，做出成品賣給用家爲其中一種方式；設洋行負責採購出入口貨品，統籌不同品種之買賣爲另一種方式；其他附助的有海、陸、空運輸，銀行，保險等，及政府部門如工商處，代表香港談判國際性通商條約。

以往的社會亦有同義的商業活動，不過方式（MODE），規模（SCALE）等較狹窄，其實所有與日常衣、食、住、行有關的都牽涉到商業，就算士農也會和工商拉上點關係，因一個人不能做所有的事，靠別人就要付代價，亦有人看上班就是「賣」自己的勞力，腦力和青春給公司或老板。

社會發展趨於商業化是一很現實的問題，無可否認，雖然筆者常常還持守人有人之價值，人際關係非只商業（利用）關係，但周圍不信神的人沒有此等看法（理想）的佔絕大多數，他們的人生及工作態度與信徒很不同，因此做成一種很大的壓力，在此情形下信徒從商非有特賦之信心不可。筆者之副經理就是一個例子，他深受工商化所影響，做所有事都先問有否利益（特指金錢報酬）；人際關係商業化這個事實已深入民間，爲朋友捨已不復見，也是筆者最感難過的，做生意之基本性質，無可否認的使人多少變得很現實。

△性質←→後果：

商業性的要求也有不少影響和後果。例如公事公辦，就算父子親戚朋友也可能引起不快，雖然不一定是牽涉到金錢，但效率問題，承諾問題，會令到雖是親人也無法交談，甚至一朝反目，這對教會有不容忽視的影響。例如父子在不同的機構工作，彼此有生意來往，父之公司不能如期交貨，做兒子會怎樣做呢？又例如兄弟在同一間公司工作，其中一人辦事疏忽，較高級的另一位應如何？在教會內或信徒圈子很多工作是義務的，作爲對神的事奉，無可否認很多人的「事奉」並無效率可言，或根本無系統，這些令生長於今日常講求制度效率之工商社會的信徒感到很怪，爲何教會不需要或不重視「組織」，又在教會中講效率是否不屬靈及不夠信心？筆者無答案，因見過神曾藉沒有系統訓練的人做出使人意外之工作，另方面有些信徒只講信心而無行爲（動）好像在這現實社會中脫了節，最大問題是如何教導生長於事事講效率和報酬之社會的下一代信徒，及如何取得平衡，只顧組織健全也可流於外表。

若我們看不到工商社會所引起之後果而謀對策（教導上），對傳福音工作也會不肯努力，因勸人信主通常不是如「打針」般即傳即有人信，可能傳了很久也無果子，做生意或投資決沒有人長期只顧耕耘而不問收獲（雖然傳福音和做生意不擔保實「賺」，但做生意可以轉做別一行），這當然牽涉到信心問題，也是對主再來之日子及問神爲何用這麽「慢」的方法去和撒旦交戰的疑惑；講效率，報酬至上的現實社會與重信心，感情的理想常常引起難以和緩的衝突。

△性質←→手段、困難：

做生意之目的是想獲得一些好處，包括金錢、報酬，和各類成就感，也包括心理上的愉悅，達此目的必須要用手段和方法；筆者三年半之經驗可以證明要有商業道德，用正當手法也可賺錢，但可能很痛苦，通常引起痛苦的有以下幾種情形：

1. 爭取生意來源時常會遇到買家代表或驗貨員想收受回佣，又利用職權，諸多挑剔留難，以達目的，最低限度也要廠家或買家請大小兩宴，廠方不「熟性」便不能付貨，積壓貨品，資金週轉不靈，雖有「廉政公署」也不能撤查，他們多沒有開口要求，只在行動上表達。

2. 應酬很多，有些商人喜歡流連酒樓歌榭，燈紅酒綠，若信徒商人及早表明立場，例如表示不喜歡「的士夠格」之狂放，十之八九可免。

3. 很多商人爲謀求利益而供給假資料或次貨，例如布疋分三批來，頭二批有做縮水步驟，跟正合約，但第三批沒有，利用你不夠資力或無時間去爭取應有權益（因要請律師，上法庭很麻煩）而佔你便宜，此種情形十單有七單，稍有疏忽便上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所以通常不想信人。

4. 做生意是很投機的，看風駛悝，例如期貨買賣，金融股票起跌；又見前親台灣者會因大陸開放而改投大陸，利之所致，無所謂「忠貞」（雖此「忠貞」未必正確），無永遠「敵人」，也無永遠「朋友」。

5. 公司內在之僱員問題：現實的人常以罷工爲加薪手段，其實，就算老板不「剝削」也是永遠和僱員「對立」的，這也牽涉到一大問題：「誰有權決定別人所賺」；供求的問題在勞工方面之影響肯定比人情大；不過「打低」資本者廠家後又怎樣？

6. 政府外在的條例也令眞正從商者難以發展，例如容許炒高地價，制定不合香港情況的勞工條例，又工商署之「官員」的咀臉，供給錯誤資料令付貨人白做工夫，筆者本年初就有幾批貨因工商署之「錯誤」（他們不認）而令貨滯留西德，不能淸關；加上外國對本港出口貨限制，使在港經商更難。

7. 要競爭（與信徒一貫之禮讓教導不同）達爾文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論，在商場尤其明顯。

總之，每日都是如此與周圍爲利是圖的人周旋，信徒因有原則，有信義，好像穿起全套西裝和人打拳比賽而要保持西裝畢挺，講得好就是「靈巧像蛇，馴良如鴿」，但實際上做生意是要準備與「賊」和「騙子」般的人接觸，隨時會上當。其實生存就是如此冷酷，因世界在惡魔手下，末世更是如此。

那你要問做生意除了可以賺錢外有何意義？又爲何筆者要做生意？又是否已證明貪財是萬惡之根？我想理論上可說賺錢能多奉獻，及可以在「困境」中鍛鍊自己性格和對自己能力挑戰，筆者本人則是因FAMILY OBLIGATION，是否值得很難衡量，因就算在加拿大教書時也甚商業味，例如教授將RESEARCH PROJECT結果售予產油公司，又教員藉罷工加薪，只是商業化程度上有別而已。

△較積極的提議：

上文提到很多方面，相信用座談的方式較之文章爲詳盡，因實際例子難以盡罄。現今社會要不涉及商業是不可能的，不論何種政體都離不開經濟掛帥，相信只有在教育方面影響小孩子，使他們不只是求「發達」而珍惜人之價值和友誼等，才可抗衡弱肉強食之競爭方式去生存，最後還望主早日再來。

麥子

C. S. LEWIS' PORTRAIT OF THE WORLD

by Joshua Pong

編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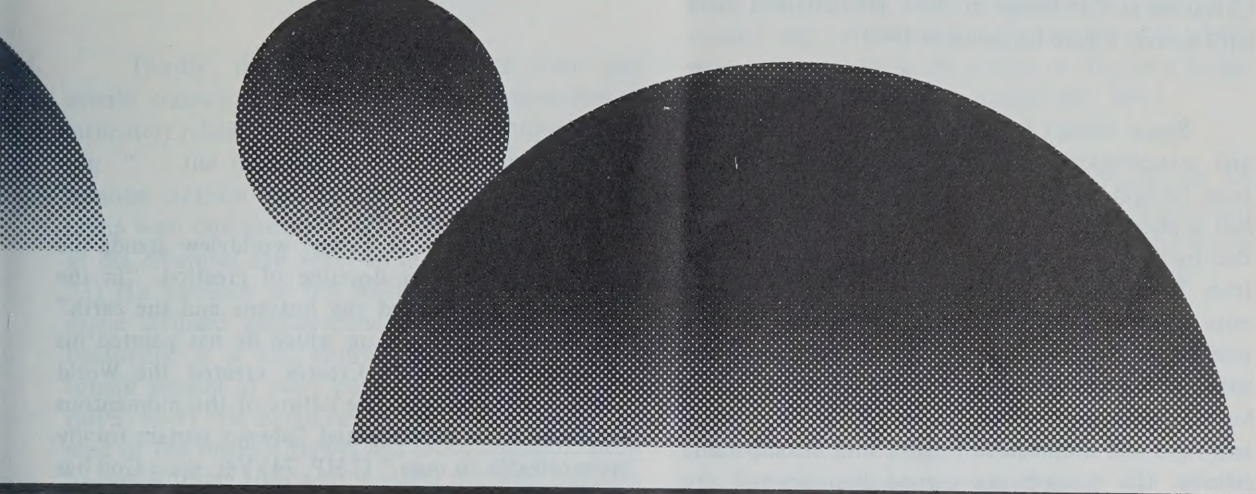
CLIVE STAPLES LEWIS 是當代基督教思想家和文學家，透過他豐富的想像和嚴謹的分析，我們對神的整個創造、被造物與創造者的關係、被造物之間的關係……等等都獲得更深切的了解。本文的上半部概括地介紹了他的世界觀，作者在下半部嘗試將C.S. LEWIS 的神學思想和我們的現實生活結合。

因爲文中多引用原著，所以用英文刊出會較爲傳神。又因全文太長，所以分兩期刊登，本期刊出的主要是介紹C.S. LEWIS 世界觀的部份，下期則刊出作者將他的思想與現實生活結合的嘗試。

SKETCH OF THE ARTIST

C. S. Lewis was born in 1898 at Belfast. His father was a solicitor and mother the daughter of a clergyman. They had only two sons and no daughter. Lewis' imaginative talent began to bud after the family moved into a new house when he was about seven. There, he discovered his parents' huge library of books which was to bring him many hours of enormous delight. Before long, he started writing a chronicle for his imagined Animal-Land inhabited by armed mice and rabbits, who rode out into many chivalrous adventures. His late childhood saw his first entry into a serious religious experience which, unfortunately, due to lack of proper guidance, landed him in great misery. He misunderstood the nature of prayer; thinking that good prayer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vivid imagination and strong affections, he felt compelled to repeat almost endlessly, and usually with poor result, his prayer until a "good" one was achieved. Thus prayer became an unbearable burden on his conscience, mind and body. It is therefore not surprising that when scepticism and, paradoxically, interest in the occult arose in him during his teens, he was more than glad to abandon his religion.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before his war-time military service during which he was seriously wounded was his study under Kirkpatrick. The Great Knock, as the Lewises liked to call him, was



almost, in Lewis' own word, "a purely logical entity". (SJ, 110)* His relentless effort in exposing empty verbiage was only matched by his fanatical intolerence of baseless propositions. He was an atheist, but he did not convert Lewis to his creed: Lewis was one long before he came to the Great Knock. From him Lewis acquired that passion for dialectic and clarity which were to characterize all his life and writings. Lewis had great respect for him and hardly ever mentioned him without a deep sense of indebtedness. It was also in this period that his imagination was given a "Christian baptism" through the chance purchase and subsequent reading of George MacDonald's **Phantastes, a faerie Romance.** Lewis later described this momentous discovery as a "superabundance of mercy". (SJ, 144)

Lewis completed study at Oxford with a triple First, and became a tutor at Magdalen College in 1925. For a time he held to a form of monistic Realism. But his good friend Owen Barfield soon convinced him of the self-contradiction inherent in that system. After abandoning Realism, he became an Absolute Idealist. As he began to practice seriously the ethic of Idealism, he came to realise acutely the mess of evils within him. He could not help himself and he needed help. Conscious recourse to the Absolute Spirit of his philosophy finally brought him the terrifying revelation that the Spirit had, in fact, been pursuing him with the inexorable demand for total surrender. Night after night he resisted. But finally, in the Trinity Term of 1929 he gave in, "and admitted that God was God, and knelt and prayed". (SJ, 182) A year or so later, he accepted the Incarnation and became a Christian.

His conversion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most productive period of his lif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his university duties, his growing volume of pastoral correspondence and his frequent speaking-engagements all conspired to crowd his time for writing to a narrow margin, an endless stream of books and articles, both scholarly and popular, of extremely diverse natures poured forth from his versatile pen. Two honorary degrees – the Doctorate in Divinity (1946) by St. Andrews, and the Doctorate of Literature (1952) by Laval University, Quebec –

*for abbreviation, see page 23

were conferred on him in acknowledgement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His enormous contribution to literary scholarship was finally and deservedly honoured by his appointment to the new chair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t Cambridge in 1954. He remained there until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in 1963.

Space forbids description of Lewis as a humble and conscientious follower of Christ. But a word must be said on Lewis as a thinker and a writer. He had a phenomenal memory. Walter Hooper remarks that he had heard Lewis quote a hundred or so lines from **Beowulf** or **Paradise Lost** without making an error. (SLE, xvii) His knowledge was of oceanic immensity. One of his students described him as having more knowledge at his finger-tips than anyone he had ever known. (LAL, 6) He read in six or seven languages and commanded English with incomparable felicity. His metaphysics carried him beyond the futherest bounds of human thoughts. From his exuberant imagination tumbled out a roaring cateract of vivid images and breath-taking metaphors. All these plus an exactness and sharpness of mind that might have paled the most rigorous of the linguistic analysts combined to make him one of the finest and most original Christian thinkers and writers of all times. It therefore gives me tremendous delight to be able to adumbrate for you som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his exposi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SKETCH OF THE ARTIST'S PORTRAIT

Definition and Restriction

I shall use the term "the World" to refer to the sum-total of the created existences. Admittedly, this usage covers a much wider scope than the ordinary usage, but I think the term "worldview" requires such a wider scope. What I shall sketch in this section, however, will be much less than what ordinarily goes under the term "worldview". To use an analogy, I shall only describe the stage, the equipment and costumes as well as the **dramatis personae** of the Divine Drama as Lewis sees it. The many-acted Drama itself of which the Fall, the Incarnation, and the Redemption of **our** world probably constitutes no more than a Scene, with deep regret, will, for reason of space, be almost entirely ignored. Let us then look at some key props in Lewis' worldview.

Creation

At the heart of Lewis' worldview stands the monolithic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forms the very canvas on which he has painted his masterpiece. God the Creator created the World which is His creation. The nature of this momentous act must be a mystery and "always remain totally inconceivable to man." (LMP, 74) Yet, since God has created the World He now stands in a certain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relationship?

First of all,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 yawns a gulf of sheer unimaginable difference. The difference "is one compared with whi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rchangel and a worm is quite insignificant". (PP, 29) The word "to be"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m in exactly the same sense. (LMP, 75) There is an "immeasurable difference not only between what He is and what all other things are but between the very mode of His existence and theirs". (MPS, 92) "To whom then will you liken God, or what likeness compare with Him?" (Isa. 40:18) well sums up Lewis' view on this.

Secondly, God, the whole of Him, transcends the World. Some form of Pantheism asserts that the World is a part of God though it does not exhaust Him or that God and the World are indissolubly united as a soul and its body are. Lewis would have none of this "damned nonsense", that is, nonsense which leads to damnation. (MC, 41) God is not the soul of the World nor any part of it. "He inhabits eternity: He dwells in the high and holy place: heaven is His throne, not His vehicle, earth is His footstool, not His vesture". Lewis' favourite analogy for God's transcendence of the World is the relationship that holds between an artist and his work. (MPS, 69; CR, 167-8) Just as "a painter is not a picture, and he does

not die if his picture is destroyed", (MC, 41) so is God not the World and is not in the least made less a God if the World was destroyed. His transcendence is so complete that we can describe the World as "in" God because He is above, beneath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LMP, 23; VV, 119)

Thirdly, though sheerly different from and utterly transcending the World, God is nevertheless intimately related to the World as no two other things can. "... the intimacy between God and even the meanest creature is closer than any that creatures can attain with one another." (PP, 29) He is in the World as the creatures can never be in one another. (LMP, 75) His presence in the World is nothing like that vague diffused pervasiveness as understood by the Pantheists: it is full, entire and concrete. "God is totally present at every point of space and time. . ." (MPS, 88-9) "He dwells (all of Him dwells) within the seed of the smallest flower and is not cramped: Deep heaven is inside Him who is inside the seed and does not distend Him." (VV, 199) Again unlike the Pantheistic God, His full presence is differentiated into a great many modes. He is not in inanimate matter as in a tree, nor in a tree as in a beast, nor in a beast as in a man, nor in a bad man as in a good one. He is fully present in the damned as in the redeemed, in the devil as in the angel; but in the good pair as light and in the bad pair "as fire, as at first the smouldering unease, and later the flaming anguish, of an unwelcome and vainly resisted presence." (LMP, 75-6)

Fourthly, a totally asymmetrical relation holds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His creation. God is the Inventor, Owner, and Controller; the World is His product, property and subject. He exists on His own, is basic, original, free, independent, unconditioned, the ultimate ground of all things and the starting-point of all explanations; the World is totally derivative, conditioned, dependent, imitative and is the very thing that needs to be explained. (MPS, 11-2; 32; 91-2; 119) God does not need the World and the latter with all its fullness and beauty adds to Him absolutely nothing (VV, 201); the World, however, needs God every moment for its very being and operation. Lewis is insistent that the doctrine that God was under no necessity to create is not a piece of dry scholastic speculation. It describes a most fundamental fact of Him who has no hunger to be filled but is always plenteous to give. He urges us to always keep before our eyes that vision of Lady Julian in which God carried a little nut in His hand and she was told that that was "all that is made". "God who needs nothing, loves into existence wholly superfluous creatures that He may love and perfect them." (FL, 116) If sometimes God seems to express need for some of His creatures as in Jer. 31:20, Hos. 11:8, Matt. 23:37, it is solely because they need to be needed and by a miracle, with humility that wholly passes understanding He creates in Himself a hunger that they may in a fashion satisfy. (PP, 38-9)

plentyous

Finally, whilst God and the World are unimaginably different, the World is also surprisingly like God in many ways. We shall, however, discuss this in great detail under the Heading "Symbols".

h

Reality and Plurality

Though when compared with the blinding actuality of God, the World must always remain shadowy, unsubstantial, and adjectival in existence (PP, 142), "... derivative things, from atoms to archangels, hardly attain to existence at 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Creator" (MPS, 92), yet, because God has created the world, it must be real. Utter actuality is too real to create anything illusory or dream-like. Fools and idiots no doubt spin empty day-dreams: great artists produce palpable works as solid as rock. "Would you make God less creative than Shakespeare or Dickens? What He creates is created in the round: it is far more concrete than Falstaff or Sam Weller." (MPS, 69)

Not only is it real, the World is also a dazzling multitude. It certainly is governed by general laws and unified by universals, but it is also a rugged terrain bristling with countless concrete individual things each exhibits an opaqueness that resists being dissolved into general laws and concepts. They are created by the most concrete individual, namely God, therefore they are never mere illustrations of laws and concepts "above and beyond that there is in each of them the 'opaque' brute fact of existence, the fact that it is actually there and is itself." (MPS, 90, also ch. 8; GID 76-9) Each individual is not only ultimately opaque but is also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s. Different aspects of each may illustrate different concepts and laws. But the combination of all aspects makes each an unique individual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s. "Never did He make two things the

same; never did He utter one word twice." (VV, 198) "No one sunrise has ever been exactly like another. . . Every real physical event, much more every human experience, has hehind it, in the long run, the whole previous history of the real universe – which is not itself an 'instance' of anything – and is therefore always festooned with these particularities which science for her own purposes quite rightly discounts." (LMP, 41)

Lewis, like the modern Existentialists, sets great value on the individual as individual. "No one is like anyone else . . . all different . . . ; each loved by God individually, as if it were the only creature in existence." (LCL, 243) "Each thing, from the single grain of Dust to the strongest eldil, is the end and the final cause of all creation and the mirror in which the beam of His brightness comes to rest and so returns to Him." (VV, 201) More of this theme will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Not only things are many, universes can be many too. Our space-time could well be one among many space-times. These universes may never come into contact with one another unless God by a miracle so conjoins them. Nor is the structure of other universes necessarily spatial and temporal or spatial and temporal in identical way to ours. (MPS, 13-14) Lewis' Narnia tales in which some children of our space-time are transported to a different space-time by Aslan the lion, the Christ of that world, is based on this pluralist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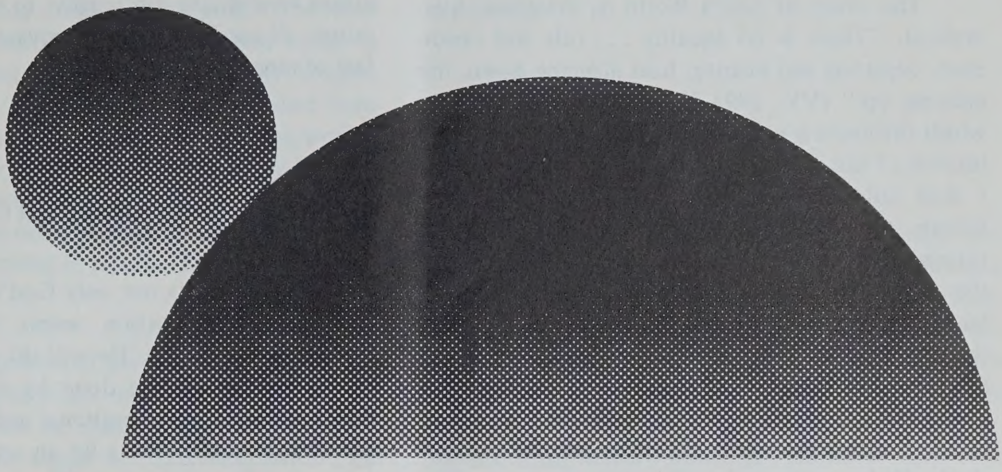
" 'But do you really mean Sir,' said Peter, 'that there could be other worlds – all over the plac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 like that?'

'Nothing is more probable,' said the Professor. . ." (LWW, 49) And the Professor in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speaks Lewis' mind.

Hierarchy and Reciprocal Centrism

The World, however, is not only consisted of irreducible individuals governed by laws and unified by universals but is thoroughly hierarchical in its structure. This conception of Hierarchy has its cosmic and speculative aspect and its ethical and natural aspect. In regard to the former, Lewis believes that the many universes of the World may well form a hierarchy, like a many-storied skyscraper with each floor more richly and intricately furnished than the one below but appearing simple and sparse compared with the one above. The pattern and material of the furnishings of each floor though distinct are not necessarily discontinuous from one another. (It is of course quite possible to have two or more universes at the same level of the hierarchy and stay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except when God conjoins them.) What appear in the arrangement of one floor may emerge, on the one above, into new dimensions, assuming new significances in new shapes and patterns previously totally unimaginable. "The edge of each nature borders on that whereof it contains no shadow or similitude. Of many points one line; of many lines one shape; of many shapes one solid body. . ." (VV, 199) Just as a solid body combines planes in a way unimaginable by a creature who only experiences two spatial dimensions, so can a richer universe organize and combine elements in our three-dimensional spatio-temporal universe into new forms and shapes unimaginable by us in our present condition. Thus the enriching transformation of familiar elements may occur as one ascends through layers of universes each richer than the one below. (MPS, 157-67) The Ancient and the Medieval educated believed in the hierarchical World. (see his DI) Lewis' presentation is no doubt a modernized version of the old model. But the Moderns are extremely reluctant to accept such a stratified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Lewis greatly deplores this fact and attributes this to the general poverty of modern imagination as well as to Kant's arbitrary division of the World into the knowable phenomenal world and the unknowable noumenal world. (MPS, 158; 166-7)

But it is Lewis' fearless assertion of the ethical aspect of the Hierarchical principle which annoys the Moderns most because it is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fashionable spirit of equality and democracy. It states that "everything except God has some natural superior; everything except unformed matter has some natural inferior. The goodness, happiness and dignity of every being consists in obeying its natural superior and ruling its natural inferiors. When it fails in either



part of this twofold task we have disease of monstrosity in the scheme of things until the peccant being is either destroyed or corrected." (PPL, 73-4) Though Lewis believes in political equality – because fallen men are so wicked that no one of them can be trusted with any irresponsible power over his fellows – he thinks that it is an artificial social creation and like clothes a result of the Fall and a remedy for it. Beneath the clothes, that facade of equality, lives the hierarchical body of man and of the whole World. (MA, 53-4) There is a chain of authority with God at the summit flowing down to unformed matter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links of archangels, angels, man, beasts, plants and formed matter such as rock and water, and a chain of obedience and subjection moving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Hence, in Lewis' science fictions, the three rational species on Malacandra (Mars) are ruled through the solid but barely visible **eldila** (angels) by the head **eldil** Oyarsa Malacandra. (OSP) On Perelandra (Venus) the beasts gladly obey the command of the King and the Queen – a thing which would have been true on earth had Adam and Eve not fallen. (VV) And in the land of Narnia, Aslan appointed humans to rule over the talking and the dumb beasts, the dwarfs and the giants.

But the principle also governs each link of the chain. Therefore, with men Lewis believes the authority of parent over child, husband over wife and learned over simple. (MA, 53) Not only in men, but in each individual man: a man's appetites must be ruled by his affections (emotions) and the latter by his reason, in accordance to God's laws if he is to be what he ought to be. (AM, 16-8)

If any link refuses to obey its superior it will automatically forfeit the obedience of its inferiors. Thus the creatures lower than men by and large no longer render to men the glad obedience after the Fall. Lewis even speculates that man's present subjection to decay, senility, death and disturbances from violent and lawless thoughts and urges is due to his loss of control, after the Fall over a great part of his mind, psyche and body which, formerly, to the last atom and sensation were totally under the conscious direction of his rational will. (PP, Ch.5; Ch.9) When his rational spirit rebelled against God, "the organs . . . fell under the control of ordinary biochemical laws and suffered whatever the inter-working of those laws might bring about in the way of pain, senility and death. And desires began to come up into the mind of man, not as his reason chose, but just as the bio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s happened to cause them. And the mind fell under the psychological laws of association and the like which God had made to rule the psychology of the higher anthropoids. And the will, . . . had no resource but to force back some of the new thoughts and desires by main strength, and these uneasy rebels became the subconscious as we now know it. . . Thus human spirit from being the master of human nature became a mere lodger in its own house, or even a prisoner; rational consciousness became what it now is – a fitful spot-light resting on a small part of the cerebral motions." (PP, 70-71)

The order of God's World is, therefore, hierarchical: "There is no equality . . . rule and obedience, begetting and bearing, heat glancing down, life growing up." (VV, 199) Yet, it is not a World in which the lower is permanently thumbed down in the interest of the higher. One important element, which I shall call Reciprocal Centrism, in Lewis' scheme forbids the inference from hierarchy to ruthless tyranny, on the one hand, and grovelling serv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rue, God has placed everything in a hierarchy and commanded the higher creatures to rule the lower ones and the lower to obey the higher. But He is the Maker of all and upon each, from the lowest to the highest, He has poured forth His infinite love and in each the whole of Him makes His spacious abode. He has made each with a unique purpose. The higher by ruling serves the lower to realize their purpose; the lower by being ruled serves the higher to realize their purpose. Each by realizing its purpose serves the whole to realize its overall purpose; and the whole by realizing the overall purpose serves each to realize its unique individual purpose. It is like a symphony or a poem: "Nothing will be present **solely** for the sake of other things. If each note or word were conscious it would say: 'The Maker had me myself in view and chose for me, with the whole force of his genius, exactly the context I required'. And it would be right. . ." (LMP, 57) In His World, everything and everywhere is the centre. "Each grain is at the centre. The Dust is at the centre. The Worlds are at the centre. The beasts are at the centre. The ancient peoples are there. . . The gods are there also." (VV, 200) Moreover, it is like an intricate dance in which each member of the team in self-effacing love receives and gives the centre to the other: " . . . each movement becomes in its own season the breaking into flower of the whole design to which all else had been directed. Thus each is equally at the centre and none are there by being equals, but some by giving place and some by receiving it, the small things by their smallness and the great things by their greatness and all patterns linked and looped together by unions of a kneeling with a sceptred love." (VV, 201) In a more prosaic vein Lewis expresses this very fundamental element of his thinking thus: "Nothing is 'merely a by-product' of anything else. All results are intended from the first. What is subservient from one point of view is the main purpose from another. No thing or event is first or highest in a sense which forbids it to be also last and lowest. The partner who bows to Man in one movement of the dance receives Man's reverences in another. To be high or central means to abdicate continually: to be low means to be raised: all good masters are servants: God washes the feet of men." (MPS, 128)

Delega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Co-inherence

The World is not only God's creation but also His delegate. "Creation seems to be delegation through and through. He will do nothing simply of Himself which can be done by creatures" whether they are angels, men, irrational and inanimate beings and things. (LMP, 72-3) By an act of unfathomable generosity He confers on His creatures the honour and dignity of serving as His co-workers, allowing them to fitfully and imperfectly and yet – it is a paradox – in a fashion adding richness to, to accomplish what He could by mere fiat of omnipotence achieve with instantaneous perfection. (cf. GID, 105-6) All that we have is His gift; but He gives to us through countless delegates of His World. The King of Venus in Lewis' **Voyage to Venus** saw this truth when he said to Perelandra, the guardian angel of that planet, "This world we receive: our joy is the greater because we take it by your gift as well as by His", and when he said to Dr. Ransom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preventing the fall of the Queen, "All is gift. I am Oyarsa but by His gift alone but by our foster mother's (Perelandra), not by hers alone but by yours, not by yours alone but my wife's – nay, in some sort, by the gift of the very beasts and birds. Through many hands, enriched with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love and labour, the gift comes to me. It is the Law." (VV, 191 & 194)

But we are not only delegates of God; we are also delegates of one another and we need one another as delegates. All our tasks requires the help of others to accomplish and our labour, though often unknown to us and others, helps others to accomplish their tasks. "We . . . have need beyond measure of all that He has made." (VV, 201) All are "necessary to the whole and to one another." (LCL, 234) Things of the World in ways beyond counting are interdependent one upon another for survival and fulfilment. "Everything is indebted to everything else, sacrificed to everything else, dependent on everything

else." (MPS, 122) Real independence or self-sufficiency in the World is a fool's dream. In writing to an American lady friend, Lewis said, "One never **has** been 'independent'. Always, in some mode or other, one has lived on others, economically, intellectually, spiritually." (LAL, 109) The so-called independent persons (i.e. those living on inherited wealth) are in fact the most dependent ones. Every bit they put into their mouths and every stitch on their backs come from the sweat and skill of others while they (as persons) do nothing in return. (LAL, 55)

At the higher level of the World i.e. in the realm of the spirits this intricate network of inter-dependences intensifies into the reality of co-inherence. (Perhaps a better term would be "Inter-inherence"; but we shall retain the familiar term "co-inherence") Spirits not only affect one another and depend on one another in an external manner which we call "causal"; they in fact indwell in one another in a way of which we can have no clear positive concpetion. In explaining how we can die "in" Adam and live "in" Christ in **The Problem of Pain** Lewis says, "It may be that the acts and sufferings of great archetypal individuals such as Adam and Christ are ours, not by legal fiction, metaphor, or causality, but in some deeper fashion . . . We believe that the Holy Spirit can be really present and operative in the human spirit . . . We may have to suppose, in the long run, that something of the same kind is true, in its appropriate degree, even of created spirits, that each, though distinct, is really present in all, or in some, others . . . " (PP, 75) When Orual, in Lewis' novel **Till We Have Faces**, learned how her sister Psyche had accomplished the task for her and how she had borne Psyche's anguish, she exclaimed, "I? Is it possible?" To this her teacher replied, "That was one of the true things I used to say to you. Don't you remember? We're all limbs and parts of one Whole. Hence, of each other. Men, and gods, flow in and out and mingle." (TWHF, 300-1)

Lewis' wife, Joy, had suffered from terminal cancer. Once when she was writhing in great pain, Lewis prayed that he might be allowed to bear her suffering. His Prayer was granted; her pain was allowed to be absorbed into his legs. While she was relieved, he was afflicted. Subsequently, Joy made a miraculous though short recovery and Lewis discovered that he was losing calcium in his bones just as fast as Joy was gaining it in hers. He was very thankful for this bargain. (LCL, 280) He had learned co-inherence not only by logic and imagination but also through experience.

Symbols

Things of the World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by delega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in some cases, co-inherence, but also by resemblence. They resemble one another in modes that defies numbering. For this very reason they can be one another's images, symbols, metaphors or allegories; and in being so they add colour, life and richness to one another. In discussing literary symbolism for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context of a critique on Freud's theory of literary experience, Lewis expresses this truth: "It becomes clear that humanity has some motive other than concealment for comparing erotic experience to gardens and flowers: that the erotic experience, thus compared, becomes somehow more interesting – that it is borrowing attractiveness from flowers . . . and this situation is very common . . . Donne . . . finds that he can improve his poem by comparing his mistress to the earth or to a landscape. Burns tells us that his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SLE, 295)

Furthermore, the use of some things as symbols or metaphors for other things in the World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immaterial side of the World, though linked to the material side by various modes of resemblance, cannot really be talked about or understood by us without the use of things from the latter side as metaphors. ". . . all speech about supersensibles is, and must be, metaphorical in the highest degree . . . anyone who talks about things that cannot be seen, or touched, or heard, or the like, must inevitably talk as **if they could be** seen or touched or heard (e.g. must talk of 'complexes' and 'repressions' **as if** desires could really be tied up in bundles or shoved back;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 if** institutions could really grow like trees or unfold like flowers: of energy being 'released' **as if** it were an animal let out of a cage)." (MPS, 77; also see SLE, 251-265)

Things, however, more importantly are symbols of God . . . (see the last paragraph of the section

'Hierarchy and Reciprocal Centrism') We have often been told that because man is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bears some resemblance to God. Lewis, however, would tell us that not only man, the whole of God's creation in manners beyond counting bears resemblance to Him. The World is, as it were, a picture, a statue (MC, 134), a metaphor (MPS, 95) or an allegory (cf. AL, 45) of God. Through the World or different things of the World, we know, though always imperfectly, something of God; just as from a person's picture or statue we know something of him or through a metaphor or an allegory we grasp something of the truth which they are meant to convey. The vastness of space shows a glimpse of God's greatness. The tremendous energy released by matter reveals a little of His otherwise unimaginable creative energy. The searing and cracking of lightnings, the deafening clash of thunders, the ominous ravines and unapproachable crags speak His awefulness. The dazzling brilliance and colours of sunrises and sunsets declare His blinding glory, majesty and beauty. The vegetable world suggests that He is a living God. The intense activity and fertility of insects hint at His unceasing activity and creativity. The instinctive affection found among the higher mammals intimates His love. The loves, thoughts and moral goodness of man faintly reflect the supreme Love, Reason and Goodness of his Creator. (MC, 134-5; FL, 10 & 23-4)

Moreover, the very plurality, delegation, interdependence, co-inherence, symbolism, the hierarchical order of authority and submission and the self-abdicating reciprocal giving and receiving of centrality embedded so deeply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re far-off echoes of that ineffably rich inner life of the Triune Deity. "Even within the Holy One Himself, it is not sufficient that the Word should be God, it must be also **with** God. The Father eternally begets the Son and the Holy Ghost proceeds: deity introduces distinction within itself so that the union of reciprocal loves may transcend mere arithmetical unity or self-identity. (PP, 139) God delegates God: "As thou didst **send** me into the world. . ." (Jn. 17:18) "But the Counsellor, the Holy Spirit, whom the Father will **send** in my name, he will teach you all things. . ." (Jn. 14:26) "But when the Counsellor comes, whom I shall **send** to you from the Father. . ." (Jn. 15:26) God depends on God: ". . . the Son can do nothing of its own accord, but only what he sees the Father doing. . . I can do nothing on my own authority; as I hear, I judge." (Jn. 5:19 & 30) "The Father judges no one, but has given all judgment to the Son, (Jn. 5:22) God is in God: "even as thou, Father, art in me, and I in thee. . ." (Jn. 17:21) "Believe m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n me, . . ." (Jn. 14:11) God imitates God therefore reflecting God: ". . . for whatever he does, that the son does likewise." (Jn. 5:19) "I . . . speak thus as the Father taught me." (Jn. 8:28) "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 ." (Col. 1:5) "He reflects the glory of God and bears the very stamp of his nature. . ." (Heb. 1:3) In that infinite land of the Trinity, the commanding and begetting love of the Father eternally descends into the Son and the begotten and obeying love of the Son eternally rises up to the Father with the mediating love of the Spirit eternally proceeding from both. ". . . but I do as the Father had commanded me. . ." (Jn. 14:31) "From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He surrenders begotten Deity back to the begetting Deity in obedience. And as the Son glorifies the Father, so as the Father glorifies the Son. (Jn. 17:1, 4,5)" (PP, 140) God commands God and God obeys God; God glorifies God and is glorified by God.

People sometimes ask why God created the World and arbitrarily commanded the creatures to render Him absolute obedience. But authority and submission, command and obedience are not created by an arbitrary fiat of God; they are the correlates of the eternal uncreated pattern of Divine Life. Before He commanded, nay, even before He created the World, command and obedience are eternally in Him. The World could not have been made otherwise. Because the Son eternally and absolutely obeys the Father in the Spirit, the World cannot but obey the Triune Deity. "God gives what He has, not what He has not." (PP, 42) He cannot give "His creatures any powers or beauties which He Himself does not possess." (LMP, 74)

Nevertheless, because of the sheer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the World, the use of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s symbols of God without qualifications, unaided by revelation and reason and unattended by obedience and humility can easily lead to very wrong ideas of God. The simple folks' belief that God the Father really has a beard is harmless enough. "What soul ever perished for believing that God the Father really has a beard?" (LMP, 23) But the Pantheists'

ideas of God or Ultimate Reality are exceedingly dangerous. Fearing the pain involved in surrender and obedience to a living, personal God who demands all, they refuse the higher and truer anthropomorphic images of God as revealed in the Scripture and cling fast to the sub-personal or impersonal symbols such as force, mist, gas, beauty, truth or goodness in the hope of keeping "God" tame and harmless. "Men are reluctant to pass over from the notion of an abstract and negative deity to the living God. . . . Here lies the deepest tap-root of Pantheism and of the objecting to traditional imagery. It was hated not, at bottom, because it pictured Him as man but because it pictured Him as King, or even as warrior. The Pantheist's God does nothing, demands nothing. He is there if you wish for Him, like a book on a shelf. He will not pursue you. There is no danger that at any time heaven and earth should flee away at His glance, . . ." (MPS, 97) The Pantheists deceived by their own subtlety think that their symbols are more enlightened and sophisticated; but this is a myth and Lewis' demolition of it is accompanied by great vigour and sublime skill. (see MPS, Chs. 10 & 11) Unfortunately space forbids us to further pursue this topic.

（下期待續）

ABBREVIATION AND BIBLIOGRAPHY

AL The Allegory of Love, 1963.
AM The Abolition of Man, 1943.
CR Christian Reflections, (ed.) Walter Hooper, 1967.
DI The Discarded Image, 1964.
FL The Four Loves, 1960.
GD The Great Divorce, 1946.
GID God in the Dock, (ed.) Walter Hooper, 1970
LAL Letters to an American Lady, (ed.) C.S. Kilby, 1967.
LCL Letters of C.S. Lewis, (ed.) W.H. Lewis, 1966.
LMP Letters to Malcolm: Chiefly on Prayer, 1964.
LWW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1950.
MA A Mind Awake, (ed.) C.S. Kilby, 1968.
MC Mere Christianity, 1952.
MPS Miracles, A Preliminary Study, 1947, 1960.
OSP Out of the Silent Planet, 1938.
PP The Problem of Pain, 1940.
PPL 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 1942.
SJ Surprised by Joy, 1959.
SLE Selected Literary Essays, (ed.) Walter Hooper, 1969.
TWHF Till We Have Faces, 1956.
VV Voyage to Venus, 1943.

給你的一封信

親愛的讀者：

你手上的橄欖已是第二十卷的最後一期了。從下期（廿三期）開始，橄欖便會由新的出版委員會負責。

爲了 79–80 年度和日後橄欖的發展，我們早於往年便已就橄欖的未來路線、風格、形式及其他事宜開始祈禱和討論。經過一年的探索，我們終於決定把橄欖改爲雙月刊，提高她的質素，每期設立主題，開闢專欄，盡量依時出版，改善內部行政，鼓勵更多畢業生及其他院校弟兄姊妹參與等。一方面我們需要足夠經費去推動這些改革，另一方面由於虧蝕過鉅（因印刷費用上漲、其他支出增多和受通貨膨脹影響等，現在每本橄欖成本約 3.3 元，即每期蝕千餘元），因此，我們決定由廿三期開始調整售價如下：

零售每本三元
訂閱全年六期共十八元
海外訂戶全年六期共三十元
（或美金六元五角）

但是，在廿三期出版前訂閱的，則仍按舊價收費。

最後，我們預算未來的三萬元收入中，約有一萬四千元，是來自奉獻，盼望你能在禱告、來信、個人介紹和經濟上支持我們。謝謝。

橄欖出版委員會（78—79）謹上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越南逃亡記）

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的午夜，我們乘着一艘三十米長，六米濶的小船，逃離西貢。我們漂流海上八天，沒有陸地的踪跡。船上五百七十四人，包括舵手在內，沒有一個知道身在何處。傍晚時分，忽然下了大雷雨，海上翻起波浪，船搖擺不定。那時，人人都捉緊船上任何一件物體，以保持平衡。水開始湧入船身，我們只好立刻把隨身的行李拋入海中，許多婦女和小孩絕望地尖叫、嚎哭，所有人都以為死亡就在前面。

當時，我和妻子、女兒握着手祈禱。隨後，我那五歲大的女兒睡着了。經過十小時的搏鬥，我們終於平安無恙。翌日早晨，我察覺女兒臉色蒼白，問她是不是還怕。她回答我說：「不怕，我只是口渴和肚餓。主耶穌聽祈禱，我知道祂會保護我們，為甚麽要怕呢？」藉着小孩子的說話，我們得到激勵，流着淚，我們祈禱：「主，多謝祢，因為祢的恩典夠用，祢與我們同在。」心中滿有平安。我實在不應對主失去信心，祂曾帶領我經過各樣的危險。

一九五四年，我和父母逃往越南。當時，我年僅四歲。起初，我們住在越南中部的地方。到一九五八年，遷到西貢。那幾年當中，生活困難，十六歲時，我就出外工作，希望賺錢讀書。在一間英文中學畢業後，我留在那裏教書，那時薪水頗高。但直到在CHOLON的華人宣道會教會中聽聞福音接受主，我才感到滿足。祂進入我的生命，做我個人救主，帶來我生命的大改變（那時是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我參加一個為期十天的青年營。神呼召我全然獻上，一生服侍祂。我用許多理由推却祂的呼召，但最後我對主說：「主啊，我願。」同年四月，不顧父母的反對，我放下工作，進入NHATRANG神學院。學期之間，我們有三個月的假期，我喜歡在「兒童之家」的孤兒中間服侍神。孤兒院是附屬宣道會教會的，在PHU-THO-HOA，離西貢約五哩。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一個午夜，共軍第二次襲擊南越的城市，PHU-THO-HOA變成恐怖的戰場。那時，我正在孤兒院中。連續四日，戰火連天。共軍和南越軍都以為他們的敵人正躲在孤兒院裏，就用炮火猛攻。最後，美軍的坦克也來到。孤兒院的三樓已着火，我們以為無望，神却在這時搭

救。美軍突然發現我們不是共軍，所以停火，用坦克救我們出戰場，安全運到教會。我們看見神的作爲——只有四個孤兒受傷。祂保守了我們！一九六九年九月第二個假期中，我再次回到孤兒院負責查經班。我睡在二樓。二十一日晚，這四層高的樓宇突然倒下來，我們都給活埋了幾小時，十六人喪生。再次，神救了我。

一九七三年我神學畢業。之後，在宣道會教會中做牧者。這間教會頗大，有四百人，而我們事奉滿有喜樂。一九七五年四月，共黨侵佔南越。年底的一天，共幹對我說：「若要留在西貢，就得找份工。不然就離開城市，到荒山野嶺的『經濟發展區』（ NEW ECONOMICAL ZONE ）。」這些經濟發展區其實是「不毛之地」，沒有水、電、食物、醫藥，人根本無法生存，成千上萬的人死在這裏。藉着朋友的幫忙，在 NGU-YEN-TRI PHUONG 醫院找到一份工作，前後做了三年，那時月入三十 PIASTRES（那是一般越南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的月薪，而一團麵包值兩個P.）同時，太太教授英文，又做餅隨街兜售，足有一年。

一九七八年三月，共黨禁止南越的一切通商活動。店舖關了，商人給放逐到「經濟發展區」，（數以千計的人因而病死、餓死，想逃的也死在海中或下監了。）共幹和士兵入屋搜刮一切：金、錢、衣服、收音機、雪櫃，把屋主趕出，放逐到「經濟發展區」。政府又印製新錢幣，舊幣作廢，（三年內兩次更換幣制）；人民手上所有的都化爲烏有，個個都變成窮人。

一九七八年六月，政府頒佈一條法例，「禁止私人藏書。聖經不得出售或分發。」於是我費了三日三夜，把超過千二本的藏書燒了。基督徒又一律不准出外工作，包括工廠、醫院和其他機構。當他們發現我是基督徒，就要遣我到柬埔寨做事，我不肯，很快就失去工作。一家人靠賣衫、賣鞋、賣家具過活。在這困境下，我們只有禱告神。祂的恩典夠用，祂聽禱告！有時候，甚至連一個 PIASTRE 也沒有，我們却收到一個載着錢的信封。直到現在，我們仍查不出是誰送的，但我們知道主是眷顧投靠祂的人。

一九七八年九月，有個朋友問我們是否想和他一同逃出越南。我說沒有錢，他叫我盡力而爲。我們禱告，等了六個月。神終於爲我們開路，有個朋友送給我們一點錢，聲明只爲我們得自由用的。我們也賣了一切：牀、碗、杯、衣服，甚至筷子。外母也賣了一切，把錢給了我們。我把錢都給了那個朋友。最後我們上了一艘載有五百七十四個難民的小漁船上。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船開出西貢。我們驚險地避過越南沿岸守衛的午夜追索，四月七日駛進公海。

船上的人帶了二十袋米，可是只有兩個很細的火水爐，所以每人一天只分得幾匙稀飯。飲的是艙底水，滿是鐵銹，甚至是啡色的。我們又飢又渴。離開西貢的第二天，有一人死亡。船上非常擠迫，我們日夜都要坐着，不能移動，不能躺臥。九天當中，我們捱餓、口渴，希望天下雨，供我們飲用。到四月十三日，我們遇上大雷雨。

神救我們脫離一切危險，最後，我們發現自己身處香港。我們爲了來到這自由之地而雀躍。讚美主！在海上漂流的十五天，我們經歷到神的恩典，眞是此生不忘，盼望能一生事奉神。

仍有許多基督徒留在越南受着各樣的迫害，他們需要代禱，請記念他們。其中有一位住在CHOLON的弟兄，名字是LU-QUANG-LAM，他被騙去學習共產主義三星期，却關在集中營有四年的時間（由七五年六月開始）。他寄信給我們，內中夾有一首詩篇，題目是「忍耐」，它說：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
神未曾應許花香常漫，
但神却曾應許無論何環境，
都與我們同在……」

在越南，每一個基督徒正面臨抉擇：信仰還是工作。如果人自稱是基督徒，他會找不到任何工作，他會面臨迫害，他會被派往經濟發展區。但感謝神，千千萬萬的基督徒寧願忍受迫害，也不否認耶穌。許多人因為這些見證接受主，寧死不屈的信徒實在是黑暗中之亮光。我們都曾經歷神的恩典和祂奇妙的愛，就像千萬的越南信徒一樣。我們只想說：「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祂知道我的道路！讚美主！」

○ 陳家榮

難民問題意見小調查

「橄欖」曾在七月間作了一個小規模的抽樣電話訪問，從港大和中大團契名冊選了六十位團友，在教會名錄選了五十位教會負責人，作為訪問對象。結果聯絡到的只有三十五位大學同學，十六位教會負責人，但他們當中沒有一人不願表示意見。

訪問題目有兩條：㈠在難民可能滯留本港的情況下，你是否贊成拒收難民？㈡你是否贊成讓難民出外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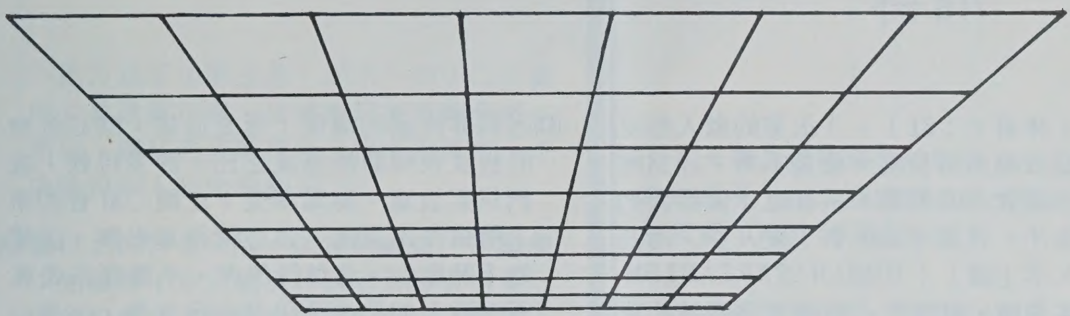
結果如下：問題㈠有五位同學贊成，三十位反對；有兩位教會負責人贊成，十四位反對。問題㈡有三十四位同學贊成，一位反對；十四位教會負責人贊成，兩位反對。

這裏似乎顯示基督徒大部份都偏向於「人道立場」，但由於沒有非基督徒的意見數字可比較，基督徒是否較一般人為「人道」則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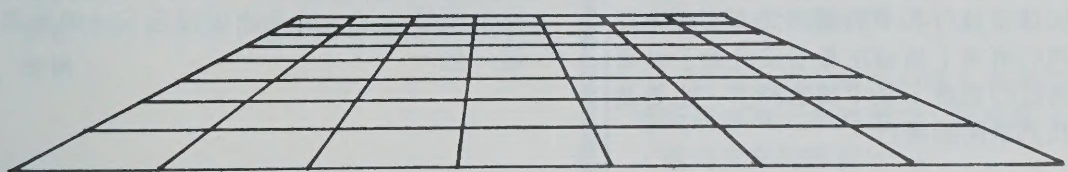
「橄欖」計劃多作一些類似的調查工作，有興趣的讀者可來信與我們聯絡。

○ 採訪小組

釋「知」文



劉達芳



家父從文多年，一直對「簡潔明淨」的文章有偏好，以致我在這方面也受了影響，可惜他女兒並沒有把文筆鍛鍊好，因此文章變成簡而不明，在此致萬二分歉意。然而，在「文人的後裔」擋箭牌後，讓我對展強兄說：一些修辭學上的技巧問題，我不答辯了，只願意在某些重點上加以解釋。

㈠關於如何獲知這些「穩秘動機」的問題

筆者是過來人：曾經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園與一些熱血奔騰的中國及美國同學一起參加反越戰、爲釣魚台事件示威、在三藩市唐人埠中作戶口調查、及解決華人問題等運動。在參予這些行動時，我不斷的反省，在神的亮光中查察自己的動機，便發現到在我裏面有不少的參雜，而這些參雜帶來了一些不良的後果。我觀察到在與我同進退的同伴中（包括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亦有同樣的情況。回港後曾與一些大專同學交通，也嗅到同一般味道，因此我妄然假定：不是我比衆人都壞，乃是我們同被自己蒙蔽了。

從外面看我們也許是一些「對人類的情況有深入了解，喜歡思想，又有高度文化修養的人」，但「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裏面的僞善、自滿、貪得無厭，只有神及自己（若被神光照的話）知道。李兄不要覺得我老是針對別人，其實當一根指頭指向別人時，其餘四根却正是指着自己。

㈡爲什麼那些動機不好

四個隱秘動機均有一個共通點——以自我爲中心，不以神爲中心。以自己爲出發點的舉動，無論目標是何等崇高，都是變相的「拜偶像」。聖經的準則是：我們整個生命，「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麽，都要爲榮耀神

而行」（林前十：31）。「正當的做人態度」若不是以神爲出發點，便是不對，因爲唯有神是人該致力的對象，只有祂才值得我們灑血、流汗。我並不是反對「愛人」，而是說：「人本主義」（HUMANITARIANISM）的基本弊端，就是把人抬舉至高過神的地位。基督徒「愛人」是因爲我們愛神，若我們與神的關係疏遠，却非常熱心去「愛人」，恐怕我們只是「受聖經的激勵」而有所行動，這與儒家遵行孔子的教訓又有甚麽不同呢？我們的事奉（無論在教會或社會）必須是生命湧溢的表現；是「爲着神」，也是藉着神在我們裏面的運行。

㈢不正確動機帶來的危機

(A)單想找一個理想去致力，要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當以爲自己已找到了理想便心滿意足，以致不再回到神面前去省察，因此便不易察覺到自己這樣做時，有甚麽地方是與神不協調的。

(B)爲着要影響世界及人類思想：要改革社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許荆棘滿途、困難重重。但當發覺自己一點也不能影響人時，便容易灰心，不再努力。若改革社會是出於神在裏面運行便不同了，那只要我們一直與神同行，神必定能支持我們面對一切的困難。

(C)因爲對權力的慾望而與貧苦大衆聯絡：若我們以領導者的姿態出現，一旦群衆不依從我們的說話，我們是很難去接受一個被領導的位置。這就是庇護者的難處了。

(D)因爲罪疚感的驅使：若是這樣，關心社會的程度便與罪疚感成正比。許多時候，我們只要放棄一點點享受，在關心社會的事上稍微作出貢獻，良心便得着慰撫。這樣的「關社」，會做得馬虎、不徹底或表裏不一致（如私生活仍是非常奢華）。良心的控告也受環境的影響。大專同學一旦離開了校園，不再需要面對一些未信主同學的質問，及那些殘酷事實的沖擊，良心的控告便停止了，於是便很容易安逸地渡過這一生。

㈣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叫他們不能了解貧苦大衆

(A)地位的懸殊自然築成一堵圍牆，叫對方不敢提起勇氣向「在上者」傾訴自己心聲，溝通不足，了解亦相應減少。就是因爲這種心理，所以主耶穌才「凡事與他的弟兄相同，爲要在神的事上成爲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來書二：17）「他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好叫我們能「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爲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四：15–16）

(B)心理上的超越感更攔阻了溝通及了解：要教育別人，首先要贏得別人的信任，要叫人接納你的糾正，便要消除反感與抗拒。貧苦大衆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知識份子那種自鳴清高的樣子。爭巴士的人確是自私，但知識份子爲了升官發財而運用的手段，可能比爭巴士的人更爲卑鄙。知識份子以爲自己的文化較爲美善，其實很多時候那些只不過是粉飾的墳墓而已。工友雖講粗口，但很多時候這只是「口頭禪」而已，他們腦子裏並不眞是有那些汚穢的思想

。廠方爲了加添生產，要求一些十二三歲的女孩通宵加班，比講粗口更惹神發怒。所以，讓我們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去除掉別人眼中的刺。

(C)被自己的背景所限，便會斷錯症、下錯藥：知識份子若只顧批評及教育勞苦大衆，很多時候便不能明白問題的所在。例如：粗口不只是「口頭禪」，也是工友認同的一個標誌，他們若不講粗口，別人便覺得他們純情、古怪。所以我們除了與他們分析粗口的不是外，還要幫助他面對同伴的排擠。

(五)投入另一階層的途徑，道成肉身的原則

這不是要放下自己的價值觀及處理原則，而是甘心情願地接受許多的限制，放下自己享有的特權。主耶穌「凡事與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沒有犯罪」，就是運用這個原則，祂把「天」帶到地上來，叫人人可以明白及接受。我們若要叫人看到新生命對另一個階層的人是同樣適切，就要在客觀條件類似的情況下（如衣着、飲食、社交圈子、經濟情況、工作環境），表彰新生命的新樣式。

最後且容許我說：我不喜歡爭辯，只盼望讀者能盡量去了解。

特訊

大專基督徒學生的聯合文字工作，結了初熟的果子，由九間院校合作出版的一份刊物——新穗，將於九月底出版！

早在四年多前，橄欖的出版同工有一個遠象，希望各院校在文字工作上能有合作的機會。這問題討論了一段日子，今年初，各院校團契代表開了幾次會，同意聯合出版一份迎新特刊，作爲彼此合作的嘗試。

新穗目的在裝備初踏入大專的基督徒，幫助他們適應大專的環境，利用幾年的學習時光，邁向成熟的階段。

新穗內容包括討論大專教育對基督徒的意義，基督徒均衡生活（時間分配、靈修、傳福音和教會生活等），理性的裝備，心理成長及情感問題，並介紹學運一些簡單的歷史，在國家觀念及社會參與的問題上作初步探討。

合作中我們看見了隔膜消除，坦誠交通的曙光，院校間文字上的合作這是第一次，我們都希望這是將來發展的第一步。

初步估計，新穗的出版赤字約四千元，靠弟兄姊妹的奉献補足。奉献請以劃綫支票抬頭寫上F.E.S.（註明大專團契迎新聯刊），寄彌敦道一三八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F.E.S.收。零售價每本五元，福音閱覽室代售。

新穗是個初生的嬰孩，需要你在行動及禱告上支持！

專上學生福音團契新穗出版委員會

理想與現實的再思

編者按：

「理想與現實的再思」是十九期葉儀君的「從高中及專上教育發展白皮書看香港教育的本質」及二十一期鄧廣威君的「理想與現實」一文延續下來對教育問題的討論。葉儀君在本文裏用了很多社會學的觀念和分析方法，去探討教育制度、政治、經濟間的相互關係。

本文並不代表橄欖編委會的意見。有不少讀者可能並不贊同葉儀君的看法，希望讀者能將自己的意見表達。

怎樣才是合乎聖經眞理的教育模式與方針？

基督徒老師的責任是甚麽呢？

作爲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無論三言兩語的感受或數千字的討論性文章，都是編委會所期待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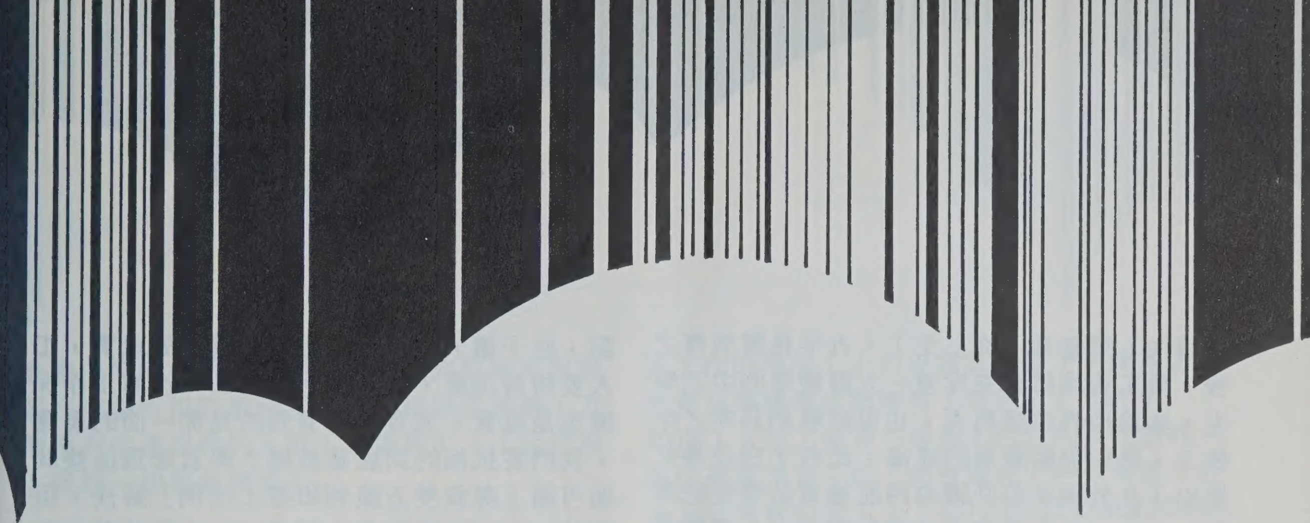
前言

上期「橄欖」刊登了「理想與現實」（以下簡稱「理」文）一文，內容主要是針對我們在十九期所寫的文章，閱後除了覺得有需要回答鄧君所提的一些問題外，也希望能更深入地討論教育制度、政治、經濟之間的互動，這一方面都是因爲「從」文只大略地分析了香港教育制度的架構和特質，許多基本的理論分析，如教育制度與生產方式的相互關係，學校作爲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等問題，實有交待清楚的必要。

（一）理想的可行性

「理」文認爲一個理想是否可行在乎兩個因素：人的本性和客觀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前者先天地局限了理想的可行性，後者則由於是牢不可破的既存狀態，「理想」亦只可在被允許（ AUTHORIZED ）的情況下作有限度的實踐。因着這兩種無法解決的矛盾，基督徒在處理問題時，就必須有一個妥協的態度，這就是鄧君所謂「現實的人觀和世界觀」，也是其用以分析香港教育制度的基本假設。

對於「理」文這種分析，我們有兩點意見。首先要說的是社會和成制的關係。任何的社會制度必需要配合其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才得以生存，因此，單從某一個制度附屬於既存現狀去肯定或否認它，除了得出一個和執政者的目標相同的結論外，並不具有任何進步的意義，因爲這不能幫助我們去衡量其根本的價值。因此，要評價一個制度，不是先看它是否和「現實」配合，而是先看它的社會價值和意義，然後再看其所處的環境是否能令其實行。現實社會所不容許的事情，並不就是沒有價值，美國黑奴解放運動也不容於當時南方社會，但沒有人能否認其價值。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怎樣評價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



結構，認同這些也必然認同其附屬的社會政策，包括教育制度。「理」文就是在這個邏輯底下堅持學制必然要配合香港的「現實」——一個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社會，而我們則由於不能認同「理」文所指的現實，因此不能認同白皮書所提的學制。

第二，「理」文提到一個妥協的態度，認為人性和制度既無法完全，基督徒唯有妥協。這裏出現了一個問題，究竟執政者在制訂政策時，是否也因為知道人性敗壞，所以制訂一些妥協的政策，以減少混亂，還是這種妥協只是基督徒的一廂情願？剛才說過，任何制度或政策都有其社會意義及穩定社會的功能，政策的制訂也是高度集中，人民根本毫無所知也無權過問政策的好壞。面對這種不平等，基督徒的責任應該是斥責執政者和喚醒群衆，而絕不是妥協。

（二）教育制度的經濟意義

「理」文處處強調學制配合經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為經濟發展必定使資本家受益，前者賺錢也即是大家發達，何樂不為？這種「資本家給香港帶來繁榮安定」的論調為現存的學制下了註腳，縱然教育制度的經濟意義是遠超於此。

按照人類社會的發展，任何形式的社會構成（SOCIAL FORMATION）都是決定於其「主導性的生產模式」（DOMINANT MODE OF PRODUCTION）；而整個社會的生產過程則決定於現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香港是一個典型的自由經濟社會，運行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需要龐大的自由勞工市場，與及暢通無阻的消費循環。為着擴大消費層面，提高生產以套取利潤，任何事物都可被當作一種商品交換或買賣；在勞工市場內，勞動力就是一種可資買賣的商品。資本家擁有全部的生產資料（如資金、機器、土地等），而一般的勞動階層只能出售其勞力作為唯一的生產資料，勞動力因此成為工人與資本家交易的一種商品。

資本家購入勞動力，成為必須的生產資料，換取利潤。為着維持經濟生產，勞動力這種以商品形式買賣的生產資料必須供應無間，而唯一的辦法就是它的「再生產」。那麽，勞動力如何再生產？怎樣才可保證不斷有人投入這生產模式？再者，由於科技猛進，勞動力這商品也必須提高質素，有更大的競爭能力，能夠適合這複雜而龐大的生產模式。要解決上述問題，學制是最佳辦法。正如鄧君所言，學制是分配勞力的最有效途徑，因為它能夠將勞動力技術化和專業化，締造金字塔式的勞動階層——非技術性工人，半技工、技工、管工及工程師、行政人員等，這項任務也清楚地反映於白

皮書內（可參考「從」文）。九年免費教育之後，勞工市場將會充斥着一大群輟學的中三學生，無論他們自願與否，也得被吸納爲非／半技工，構成勞動階層的底部。此外，白皮書又提出「凡於兩年前升讀中四而獲資助學位的學生，其中三份一可獲中六資助學位……擴展工業學院的普通技術員及相等程度的商科課程，以便理工學院能集中力量開辦高級技術員及技師程度的課程」（白皮書2.1節），把勞動力技術化了、專業化了。要達成這項任務，學制還得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主導意識形態相配合，鼓吹考場競技，考試是唯一的甄別標準，勞動金字塔的分層建造亦告完成。勞工市場內充斥着各類型的商品，資本家可按着其不同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與其作所謂「公平的、等價的」買賣，但終歸於那只是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剝削而已。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不以爲學制配合現存的政治經濟模式是令到大多數人獲益，相反地，它只是資本家及其代理人——香港政府，用以提高「勞工商品」質量的工具，在套取更大的剩餘價值之時，又能更巧妙地掩飾了整個剝削過程，產生一種「皆大歡喜」的假象。因此，我們決不是否定學制的經濟顧慮，每個時代都需要生產者掌握新的科技，以保障民生，社會分工也是必然和必須。然而，我們反對的是剝削的，不平等的經濟制度，把人類商品化的經濟結構，壓迫性的統治階層，及一切與其配合的意識型態和成制（INSTITUTION）。白皮書所提的學制就是這些重要工具之一。

誠然，外國資本家控制香港經濟是事實；資本家擁有較多生產資料，比工人容易賺錢得多，是「坐食而不山崩」的一群，工人則要活在失業的威脅之下，都是現實，因此現存學制就是最能配合這些現實環境的做法。但不要忘記，肚子餓，沒房子住也是這社會的現實，工人要拚命加班，被老板尅扣人工，沒有工作保障也是現實。究竟我們看到的是那一面的現實，我們要抗拒的到底是甚麼？鄧君認爲這些問題可循「勞資雙方談判和勞工法例」解決，但目前的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並未能使勞方能循這一途徑得到解決。況且，鄧君可提供一些實例以驗證他這個方法嗎？正因爲香港的勞工法例未能幫助工人反抗剝削，才會出現如鄧君所形容的「坐食而不山崩」的資本家。

（三）階級性的社會需要什麼

扼要地說，階級是一種對人的劃分，一個階層代表着一群握有類似政治和經濟權力的群衆，它是極具穩固和維持現存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作用。社會分層有別於社會分工，這是必須弄清楚的。前者是分配政治、經濟利益和權力的方法，後者則是要達到共同目標，完成一件工作的一種安排。香港的社會分層使到絕大部份的政治、經濟權益落在一小撮人手上，而大多數的群衆則服務於這架構的最高層，只能享有他們辛勞成果的些少剩餘。社會分層決定於其生產模式，剝削性的生產模式必然導致壓迫性的社會分層，人被派生活於各階層內，有着該階層的特有生活方式，自我發展的範圍，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更重要的是他只可以行使他所擁有的政治經濟權力和任務。因此，抽空的認爲社會分層就是分工，相信只要強調階級間的了解便可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是完全忽視分層所以出現的客觀因素及其功能，現存的教育任務並非消除階級間的仇恨和欺壓，而是叫人無條件地承認一切的不平等，在此之下，奮力掙扎，求取個人的成就和維持

社會內部的穩定。香港這階級性的社會絕對需要白皮書所提的教育制度，以穩固各階層，方便擁有生產資料的人能「有效地」、「合理地」吸取一切剩餘價值。

（四）二分法的毛病

「理」文處處把學制和教育分開，認爲前者是制度，後者是老師「以身作則，愛學生如己」的結果。這種二分法的毛病在於把個人和群體、社會分開了。「理」文強調個人「潛移默化」的力量，但又悲觀地認爲人性不能改變，強調老師以身作則，但又肯定電視機的教化作用，看來，「理」文作者也無法否認客觀環境對人的影響，但鄧君却似乎忽略了學制鞏固剝削的經濟制度和壓迫性社會分層的作用。單相信個人的影響力，而看不到這個龐大的政治、經濟機器怎樣牢固地控制着社會的每一面，也是脫離現實的看法。教育制度是社會控制的一種工具，如鄧君所言是安定社會秩序，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生產者，討論教育而不一併討論學制是不負責任的態度，雖然面對制度比面對一群學生困難十倍。

鄧君把教育和學制分家的另一個論點是認爲學校不是教育的主要來源，那麼，學校又是一些甚麽的機構？我們認爲學校根本是一種極其有效的「社會控制」工具（MEANS OF SOCIAL CONTROL）。爲何我們要進入學校裏讀書呢？答案似乎很簡單：學習讀、寫及運算；繼而是要學生掌握一些「技能」，應用於各種崗位上。「掌握文字及數字運用的基本技巧；獲得數學、科學及工業的基本知識，作爲日後在日新月異及高度技術化的社會中生活及工作的準備」（白皮書5.2節）。換言之，教育是要讓學生們學習「技能」（KNOW-HOW）。除了學習一些基本的技巧及知識外，學生還要學習一些「社會規則」——尊重「社會及技術性的分工」（SOCIO-TECHNICAL DIVISION OF LABOUR），而最終目的是要我們服從「支配階層」的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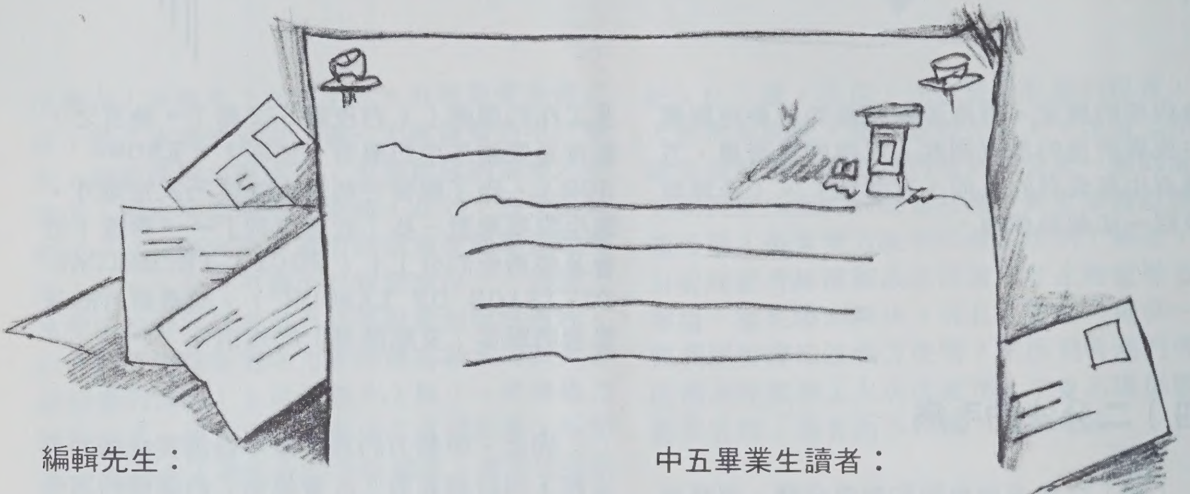
因此，勞動力的再生產不但需要技能的再生產，同時需要對「社會規則」的順服的再生產，這些工作需要透過學校和老師去完成。學校和老師也是執行賞罰的機構，優質的學生，也就是遵守這社會的價值觀念或社會規則，並循現存途徑攀登社會階梯的人，這些人得到的獎賞是較高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劣等的學生是沒競爭能力的學生，被懲罰至社會的底部。無論學校或老師自願與否，都得執行這一切的任務，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因此，要有正確的評價教育制度的觀點，便不能用教育與學制分開的二分法來討論。

（五）結語

或許在概念上（CONCEPT），鄧君和我們都承認自己是信仰聖經的人，是耶穌的跟隨者，但在實際的行動上（OPERATION），我們顯然有很大的差距。這相信是因爲我們對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這些不同的理解使到我們對不同的社會階層有不同的承擔。無論這些承擔是自覺或不自覺，我們必需透過觀察社會現象和實踐，在聖靈的指引下去找出應當承擔的對象。

○ 葉儀

讀者來函



編輯先生：

我是你們貴刊「橄欖」的一個新讀者，我是第一次閱讀的。以前我以突破雜誌和中學生月刊作爲我的讀物，首次嘗試「橄欖」給我很大的感受。

這本「橄欖」在取材方面雖有些牽強，但我頗歡喜它報導的眞實性，內裏亦能表達出教會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看了你們的刊物，我深感你們在文字工作上人手的欠缺，爲甚麽不把這份刊物推廣到中學預科或中學畢業生去呢？這份刊物亦太側重理論、資料的搜集、編排和計劃也欠詳盡。此外，你們刊物的對象也有模糊之感，究竟是針對在大專已信主的還是未信的？這是我對「橄欖」的個人感受。

看完一本「橄欖」比看一本「突破」還快，希望你們多些散文和小說，以屬靈的事爲重，以一些基本的眞理爲骨幹，那麽這份雜誌也會得到我們這批中學生的擁護。

順祝以馬內利

一個中五畢業生

中五畢業生讀者：

你第一次閱讀「橄欖」，就願意坦誠的溝通你的感受，這態度正是我們熱切期望的。

這裏謹簡單地回答你的兩個問題。「橄欖」出版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是一班大專的基督徒，由於我們處身在大專這個階段，對大專基督徒所面對的問題較爲瞭解與關心，所以「橄欖」的主要對象是大專基督徒。但是大專基督徒所關心的題目，往往亦爲一些預科學生和其他基督徒知識份子所關心，因此我們擴大了讀者範圍至預科生和畢業生等。然而由於人手缺乏，我們的推廣工作做得不夠理想，希望各讀者都在你們的同伴當中介紹「橄欖」。有更大負擔的讀者，可寫信與我們聯絡，參與在教會、學校等的聯絡推廣工作。

至於「橄欖」是針對信主的或是未信的這問題，我們目前的方向是出版一份給基督徒的雜誌。有些文章可能會論及基督徒某些問題的對外立場，但文章仍然是寫給基督徒看的。

很多謝你在其他方面的意見。

歡迎讀者多多來信。

編者

意識與現實

——論基督徒的社會關懷

橄欖編委 ：

近年來C.A. 的弟兄姊妹在社會關懷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包括理論及行動方面。前天與一位C.A. 的弟兄談起很多關於第三世界的社會問題，尤是權力工具及操縱者的問題。使我想起有關方面問題的焦點。

第一種問題是，當一班基督徒在一個社會問題方面採取行動，特別是一個地方，或透過一個地方性的機構，他們會發覺一部份接受這基督徒行動的人並不了解或接納基督徒的動機，甚至一部份人不願接受幫助。更嚴重的，是基督徒們覺得，如此做是否眞的幫助改造社會制度？這一類的問題，可稱爲小社會行動的問題（ THE FRUSTRATION OF MICRO-SOCI-AL ACTION ）。

第二種問題是，當一班基督徒嘗試改革社會制度，甚至進行革命（如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的論調），他們會有另一種的失望。一方面，會發覺社會制度的多元性、複雜性與互靠性。另一方面，所採取的行動是否眞可以改革社會制度？可能所需時間較長，可能所需人力較多，可能現存社會的對抗力很大。這可以稱爲大社會行動的問題（ THE FRUSTRATION OF MACRO-SOCIAL ACTION ）。這種失望，多時會以某一種的遠景（ UTOPIA ）彌補。

第三種問題，是「小社會行動」與「大社會行動」之間的矛盾。一方面，擺在眼前的問題不能不正視，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制度需要改變。是否有一個一元化的原則（ INTEGRAT-ING PRINCIPLE）？這是前面幾年關心社會行動的基督徒所需要面對的。

第四種問題，是無論「小社會行動」或「大社會行動」，我們對社會危機的認識（CON-SCIOUSNESS ）是否準確，是否符合眞實（REALITY）？這是知識份子認同平民或受苦中的群衆的問題。我們所看見的，未必一定是的確如此（ WHAT IS THERE ）。

問題講到這裏，要個人化一點了。筆者認爲，在大學中體驗到社會行動的重要性是具有高度的啓發性。很多基督徒畢業後進入社會或政府中工作，更深的體驗到問題的複雜性。其實每一個基督徒最需要的，是一個正確的聖經的神學基礎，最好是在相信聖經權威的神學院裏接受正規訓練二至三年，然後再進入全時間社會工作。這樣可以先有裝備，然後學習如何把這個工具（神學）運用出來。沒有這個工具（也就是一元化原則）會令基督徒進入幾年的探索，或更深體會到接受神學訓練的重要性。至終把意識及現實一元化的，是神對世界的計劃，及基督徒與整個教會對這計劃個人性的認識。

林慈信

一九七九、八、一
寫於美國費城

片斷的生活

七六年八月

我簡直不能相信眼前所見的一切竟是事實，港大取錄了我！回想這十多年，我所得到的恩典實在太多——美滿的家庭，主內弟兄姊妹的彼此關懷，順利的學業，還有那些要好的朋友。儘管世界上充滿問題，我們還可以從一點一滴中體驗到溫情和純美。我們應該多關心不幸的人，溫柔的對待他們，還要多檢討個人操守，教會不是一直這樣教導我們嗎？

七七年一月

我實在很擔心今次學苑的改選，然而却不是為了投票結果，而是那不斷湧現眼前的警告：「你若是不明白馬列主義，最好抽些時間多讀些有關的書，因為競選的時候，及在以後的接觸裏，隨時有人會問這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對基督徒，他們會問些有關宗教與政治，教會與社會等等問題，你可要好好準備一下。」天啊！我只記得馬克思說過一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以前只知輕藐它，或置之不理，從沒有考慮到它的眞正內涵是甚麽，更遑論反省教會在歷史上和現今世界所作的種種事。當別人問，你覺得基督徒是否只知道逃避社會問題，教會是否正在鞏固現存的不合理制度時，我只有瞠目結舌。我才知道以往的圈子是如何狹窄，個人對聖經、社會、基督徒的理解是如何經不起現實的沖擊，如何膚淺和輕浮。但我沒有因此而退縮，相反地，我更相信，神若是照顧我的話，祂定不會離我而去。

七七年五月

在學生會和學苑裏，我看見了多少不光明的事——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猜忌、詭計、謊言、歪曲，但這一切都不全是因為個人問題，而是從更深遠的角度考慮，換言之，即他們的理想。在一個充滿競爭和詭詐的環境，他們不能單憑主觀意圖（如我本意是為他們好）便決定一切，還要對自己的行為所產生的效果負責，以致有時甚至不惜由目的來決定手段。於是我想，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下空談絕對的人性，追求絕對的眞善美是何等容易的事，你只需要對自己一言一語負責，但在一個混濁的俗世裏，你還要對行動所帶來對社會的影響負責；於是我想，教會是否要檢討一下它所做的，是否在客觀上是鞏固了一些不合理的現狀？究竟在一個醜惡的現今社會裏，如何能活出基督的見證？

七七年十二月

儘管口頭上是宣揚一套理想，但又焉能確保當中沒有夾雜着個人的意氣、人的劣根性；還有，很多的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人的罪性，然而，這些人的欠缺，人又豈能自救。但在另一方面，拯救的福音又豈僅是心靈的釋放，而短暫的肉體需要和其他社會問題都是毫不重要？

七八年五月

金禧事件揭發的歛財醜聞，對教會的形象是一個打擊——大家都這樣做；但我却認爲，中心的問題在於教會如何面對它的錯誤，教會並不是或不能沒有錯，我們該勇敢地面對，客觀和冷靜的反省。

但金禧事件並不止於歛財問題，它更帶出教會辦教育的尖銳問題，究竟教會開辦學校的意義何在，它對教育又有甚麽抱負；還是只懂得全盤接受現行的意識型態（如競爭、優勝劣敗、服膺現存社會制度的需要〔如廉價勞工〕等等），藉建校來擴大教會的影響力，增加財產。再者，教會與統治勢力的關係又該是怎樣？教會是爭取公義、改革不合理現象、解放人類的中流砥柱，還是統治者的輔助勢力，阻礙社會進步（走向更合理、更美滿的人生）那一派的盟友？

但是，在這件事上，各人都強調安定繁榮、維持社會秩序，反而不問社會秩序、制度是否符合神的旨意？

七八年七月

很多團友都會認爲參予社會行動時，必須考慮周詳，在不會犯錯的情況下才參予。然而，事物的變化總超乎人的掌握，到了完全弄淸楚事情眞相，决定態度時，受害的一方恐怕已無翻身的機會，那一大段沈默的日子便助長了壓迫者的勢力。許多時候，我們都不敢冒險犯錯，以致在水深火熱的時候，還只會在一旁討論，我們是否需要反省一下？神旣是眷顧我們，我們就把一切交給神，祂豈會離棄無意犯錯的人？

七九年一月

生活是一段漫長的鬥爭，我再不怕非基督徒對我們的指責——逃避問題，追求絕對但空幻的眞善美……我會回答說：讓時間、事實來考驗我們吧，看誰的堅持長久，誰的信仰有能力。我們必須敢於面對現實社會對我們的挑戰，我們需要掌握社會分析，建立基督徒對社會問題的完整概念（必須避免把社會問題簡化或直線化爲人的本性惡劣），針對問題提供合理和可行的解答方法。假如肯定我們所信是眞理，難道它只能隱藏在溫室裏，不能在乾枯的土地上發芽嗎？

耶穌叫我們「爲光爲鹽」，我們當走到黑暗裏、食物中！耶穌叫我們「服侍人」，我們要問自己，該怎樣「服侍」？

○ 文異

讀者座談會節錄

編委會輯

今年七月七日，橄欖出版委員會為了讓讀者能更了解「橄欖」的路線，發表他們的意見，特別在中國神學研究院舉行了一次讀者座談會，並邀請了蘇恩佩女士，張樹一先生，盧龍光牧師作為座談會的講員。

這次的座談會，有八十多位讀者出席，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有來自不同背景的，有留學歸港的，有已經畢業的，就讀預科及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讀者。座談會的主題是「從大專基督徒的需要看橄欖的路線」。結果，大家在輕鬆的氣氛底下，對橄欖的路線發表了不同的意見，對過去的橄欖給予不同的評價。

以下是這次座談會的節錄。

張樹一先生

對過去橄欖的評價

在橄欖雜誌裏，曾經出現一些好文章，如「白先勇筆下的中國人」，我站在教會的立場上來說，在內容上，政治意味實在太重，不是這類事情不好，而是沒有這般大的價值經常去討論。在整體內容上，是焦點不夠集中，我們不能看見一篇文章，覺得好就登了過來；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在內容上，一直都被當時各大專院校的思想情況所牽制着，不夠廣濶，以致對外邊或畢業的弟兄姊妹缺乏適切性。

在作為一度溝通大專基督徒與教會的橋樑這一點上，目前是不成功的；它只停留於引導我們去注視教會的一些漏洞，毛病。年青的弟兄姊妹多數對教會不滿，這裏，橄欖是有它神聖的任務。作為一度橋樑，橄欖應該多留意一下教會方面的意見與反應，不能太急燥，總不能一下子就強硬地將這橋搭落教會上，而是需要慢慢地搭過去才能成功。

對未來的展望

我期望橄欖能發展成為一份供給基督徒知識份子閱讀的刊物；負責人最好是由就讀及畢業於港大的弟兄姊妹組成。當然，能擴展至其它院校的弟兄姊妹就更好，但成為全港性的參予和負責是很困難的。因着畢業生固定的參予工作，便可減少每年因人手變動而產生的目標上的矛盾。還有，這份刊物的目標應是引導我們去認識神，見證神，事奉神，使我們更加信靠神，這是大專基督徒所需要的。同時，刊物裏可以有一些綜合性的報導，如近代的靈恩運動，現今世界的信仰思想情形等等。應該着重於教導性的文章。公開論壇只應是刊物的一部份，却不是全本作為論壇。在一些較為嚴肅的問題，如教會與政治，更應該由一些有專門知識和深入屬靈生命的人來執筆，不應隨便讓一些正修讀那一科的弟兄姊妹執筆。

蘇恩佩女士

大專基督徒的需要

橄欖的對象是一班大專基督徒，他們的需要是甚麽呢？或者我們想他們成爲怎樣的基督徒呢？聖經的教導是：

以弗所書一：17–19—祈求我們能眞認識神
以弗所書三：16–19—認識神的愛
腓立比書三：7–11 —價值觀的改變
歌羅西書一：9–11 —認識神的旨意
提摩太後書二：2 —對門徒之托負，去教導別人。

這些希望大專基督徒能達到的成熟地步，也是文字工作的目標。

對過去橄欖的評價

作爲一個論壇，它的讀者必須相當成熟，有較高的判斷和分析能力。

在香港這個社會，眞正會去思想，會去思考問題的人佔很少，有不少的大專學生，他們所關心的範圍仍然很窄。假如你要「溝通」，去幫助他們，影響他們的話，你是否也需要顧到他們的需要，他們的問題？

我覺得橄欖比較缺少人情趣味（HUMAN INTEREST），在表達方式上不夠活潑，所以許多人說橄欖「硬蹦蹦」。還有，橄欖是稍爲過份偏重理性，而忽略把讀者栽培成爲一個整體的，成熟的基督徒，在整份雜誌裏，應多點彰顯基督的榮美，多點談及人和神個人的關係，我們對神的愛，跟隨基督應有的行動等。

一份大專基督徒的聯合刊物

在十間大專院校當中，無論在背景、思想和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故辦一份大專院校的刊物，將會面對很大的困難。假如我們要辦這樣的一份刊物，其中一條可能的路線是以裝備同學爲主要目標，本身有一個較爲明確的立場。至於橄欖，它仍舊可以成爲一個論壇，給不同的人發表意見，但它不再需要有那麽多同時的責任、使命、目標。

盧龍光牧師

路線上的矛盾

從一九七三年公開發售至今，編語裏已有一句說話：「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曾經建議，像橄欖這樣性質的刊物，若由ICCF或GCF來出版，將會有更充沛的人力，物力和更有代表性。」不斷地在廻響着。在這短短的六年裏，橄欖在路線上一直存着矛盾，從初期的補助港大團契程序之不足與成爲大專界刊物的矛盾（港大刊物與大專界刊物的矛盾）至後期的對象上之矛盾（大專基督徒與基督徒知識份子）到了去年所提出的五大目標：㈠橋樑；㈡論壇；㈢裝備；㈣文字工作；㈤呼聲（請參閱二十期大專基督徒文字工作一文有關港大之部份），矛盾就更加表面化，它怎能同時成爲「論壇」即任人發言，却又「裝備」，不敗壞人的信心，又要「呼聲」，即有立場，不讓別人亂講？

橄欖的方向

如果橄欖的對象是大專基督徒，它的路線就要規範在這班對象身上。我們可以從大專基督徒的需要與貢獻去看橄欖的路線，一個大專基督徒代表着很多身份，除了基督徒的身份外，有來自大專界學生的身份，某一個年齡的身份（通常是19–24）這些不同身份帶來的特性是開始獨立—社交活動，思想，負責任，各方面的獨立；他們尚未定型，對許多事物都在探索當中。另一方面作爲「香港」大專基督徒也帶來了身份和特性。在轉變，沖擊，獨立思想的環境底下，一份讓他們發表不同意見的論壇可能是他們的需要。

我覺得大專基督徒可以有所貢獻，因爲它可以去探討一些其它可能有強烈背景，立場，或一定方針的雜誌所不敢探討的問題，七、八期的中國專輯正代表橄欖存在的意義，就是它可以刊登一些別人不敢刊登的文章，收集一些不同的看法。若沒有這樣一個園地，一個論壇，可能那些言論會不爲人所知，但不表示它們不存在，只是沒有途徑可供表達。橄欖可以做到的另一貢獻就是成爲教會與大專基督徒的橋樑，使教會長者了解大專基督徒的思想，他們身處的環境，或週圍所遇到的人可能會有的思想等等。

編者的話

本期刊登了兩篇討論倫理觀的文章，兩位作者都同是針對「是非黑白」這本書的內容而提出他們的觀點。我們刊登這兩篇文章有兩點意義：第一，我們希望引起更多有關基督教倫理的討論，提醒讀者重視信仰在生活中的實踐；在今日複雜的生活環境底下，只擁有一些過份簡化的倫理觀念是不足夠的，我們相信透過不同角度的討論，可以使我們對信仰的實踐有較深入的反省。第二，近年香港基督教中文出版事業日益蓬勃，由華人基督徒撰寫的書籍逐漸增多，「橄欖」盼望刊登更多評論性的文字，藉此引起讀者對這些書籍的注意，並且作爲對作者們的回應，鼓勵更多的著作，和促使內容質素的提高。

香港是個商業社會，每年都有許多大專畢業生投入商界工作，然而商界亦是一個對基督徒充滿挑戰的地方，我們很高興本期有位從商的弟兄寫出他的一些感受，相信可以啓發讀者們的思想。「橄欖」打算以後更全面地去探討基督徒與商業社會的種種關係。

印支難民的問題在過去大半年中，是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相信我們的讀者已經在報章上看過許多贊同或反對政府難民政策的意見，你怎樣看這個印支難民的問題呢？我們特別邀請了一位最近從越南逃亡到港的弟兄，寫出他的親身經歷，以幫助讀者更深入瞭解難民的感受。

英國一位基督徒學者——魯益師（C.S. LEWIS），被形容爲對福音派新興一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在他去世後十多年的今日，他的生活品格和思想，再次引起許多基督徒的關注和討論。今期和下期會連續刊登一篇分釋他的思想的文章，篇幅雖然較長，但十分鼓勵一些喜歡思考的讀者去細心閱讀。

本刊在七月七日舉行了第一次與讀者交流意見的座談會。從這次座談會中，我們獲得不少鼓勵、提醒和啓發性的意見。我們深覺得「橄欖」過去在內容、形式、編輯工作和業務方面都有很多缺點，然而當我們環顧大專基督徒和基督徒知識份子在文字園地上的嚴重需要時，我們不得不堅守當初看見的異象，竭力去闖出一條路，也許畢業生的參與和其他大專院校弟兄姊妹的加入，是神放在我們前面的新一步。盼望弟兄姊妹在禱告，金錢上不斷支持我們，介紹訂戶，踴躍投稿。

此外，橄欖由下期起要加價了，希望讀者能明白我們的苦衷，繼續支持橄欖。

編委會

第廿三期內容預告：

△主題： 她＝他？

—聖經曾明令男性地位高於女性嗎？
—保羅叫姊妹蒙頭的吩咐，今天還適用嗎？
—你贊成女性牧師嗎？
—居於領導地位的姊妹，會面對什麼壓力？
—什麼是獨身恩賜？你有嗎？
—究竟什麼因素引致教會中男女比例懸殊？

此外還有：

△神學專欄

△社會專欄

△幫助你明白聖經的幾本書

△宗教←→他們如何看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

會長	金新宇教授
副會長	喬車潔玲女士
主席	羅天柱（醫二）

橄欖出版委員會

出版主席	林天星（工二）
總編輯	謝準慶（醫畢業）
助理總編輯	謝肖鳳（文二）
編輯	李月娥（文三）
	鄭志樑（工一）
	梁家顯（理二）
	王敏華（理二）
	賴松偉（文二）
	張敬臣（社一）
	麥德任（工一）
	陳彩芬（社二）
文書	何錦環（社一）
業務、財政	金雪花（文二）
宣傳及推廣	劉榮想（文二）
設計	高竟祥（建畢業）

通訊處：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 20379 號
總代理：福音閱覽室 電話：3－674694
九龍彌敦道一三八號基督中心三樓
承 印：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電話：5－7903443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樓十八樓Ａ 2

訂閱八期港幣十八元
（海外訂戶美金六元
或港幣廿八元）
滙票或支票請寄
evangelical reading room

稿例

(一)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二)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三)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四)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五)本刊不設稿酬。
(六)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七)來稿寄本刊通訊地址。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第二十卷第四期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錄

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出版　零售每本港幣二元五角